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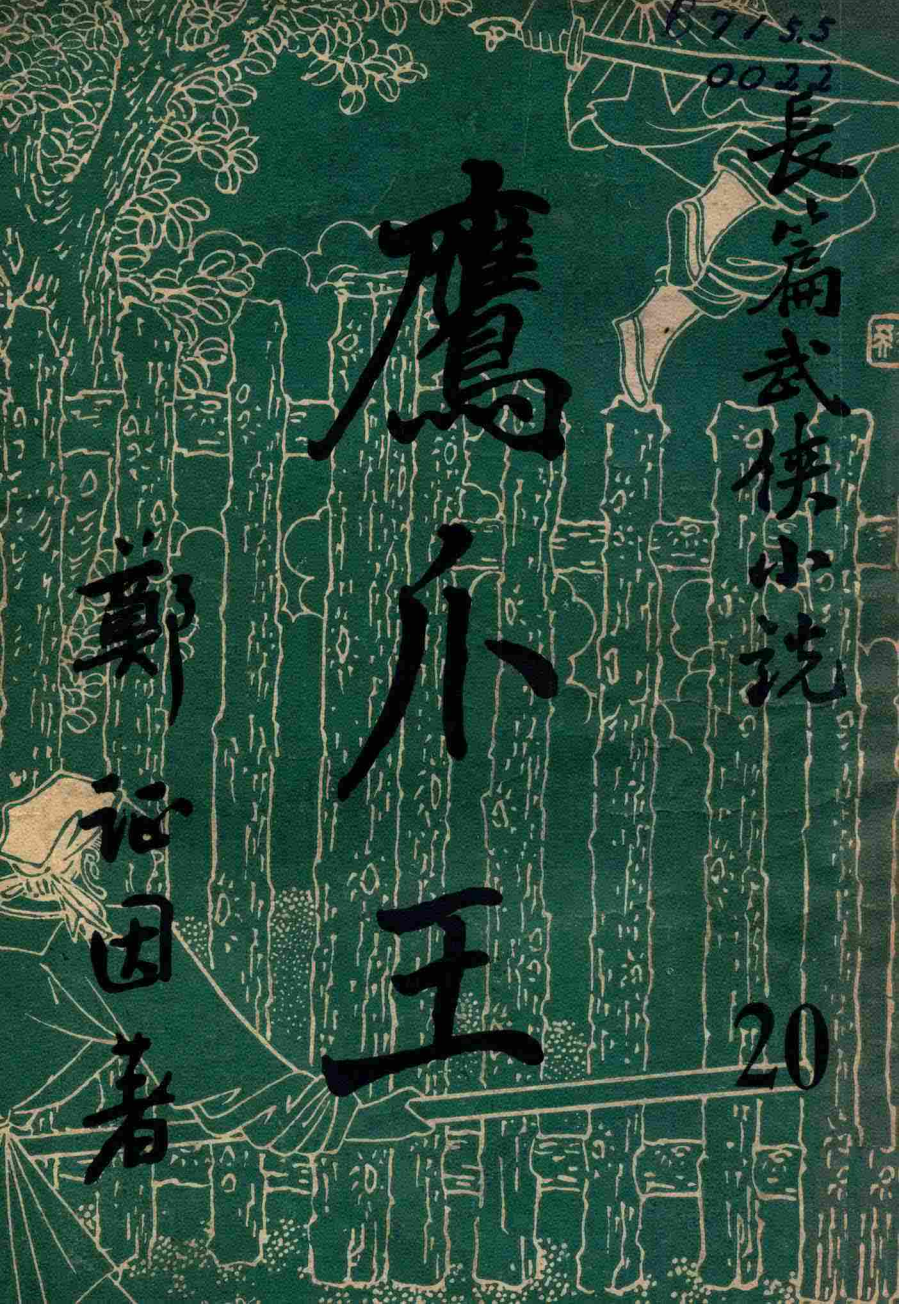
071.55
0022

長篇武俠小說

鷹爪王

鄭証因著

20



鄭證因著

皇朝
小篇
說林

皇朝

爪

王

第二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

發行人 劉 彙 臣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長篇技擊小說

鷹爪王目錄

第十二集

第一三七章

掌震燈檠束香櫓羣俠獻神功……………一

第一三九章

天南逸叟金龍鞭力敵活派鷹……………二七

第一三九章

殺孽難消離魂圈惡戰方便鐘……………五七

長篇技
擊小說

鷹爪王

第二十集

鄭證因著

第一三十七章 掌震燈檠束香椿羣俠獻神功

少林僧慈慧禪師看到俠尼這樣不凡的身手也自心驚！這西嶽俠尼，真是盛名之下，無虛士，自己往下一殺腰，左脚往左探，輕點左側的束香椿，身軀半轉，合十的雙掌已經分開，左拳橫搭右虎口，平與胸齊，偏着臉仍然目注着慈雲庵主，他已按少林門戶的拳式，立了門戶，身軀一動，脚下已然換了步眼，往左盤旋。

慈雲庵主那裏依然是雙掌合齊，往左一擰身，在羅漢束香椿上輕移巧點，輕若浮萍，往左盤旋開，慢中快，巧中輕，身形這一走開，隱捷輕靈，真像行雲流水，兩下裏是背道而馳，一個是由東北角順着東面的邊檐往南轉。一個是由西南角順着西面的邊檐往北轉，兩下裏各自盤旋了一週，俠尼翻轉

到正西面，少林僧慈慧禪師轉到正東面，兩下裏踏中宮走洪門，全是取直進，兩下的步眼不差先後，這種羅漢束香椿上，全憑運用氣功，輕意不能發話。兩下這一接近，各存着謙讓之意，明是脚下够上步眼，全可以發招，可是誰也不肯先下手，依然接近重又分開，少林僧往北一個盤旋繞步，俠尼慈雲庵主倒轉七星椿，往南翻轉身來，兩下是一南一北，可是各撤出三步來，彼此不約而同的，雙掌合十，彼此一施禮，慈雲庵主道：「請進招，不要客氣了。」少林僧慈慧禪師也答道：「庵主，請賜招。」

「話出口，少林僧往前一換步眼，欺身過來，雙掌仍是合十，往外猝然一撒掌，一照面就是一排山運掌」式，向慈雲庵主打來，庵主這裏也是欺身進步，兩下裏相隔一步，少林僧的掌力十分厲害！這雙掌迎面打過來，挾着一股勁風。慈雲庵主早已看出少林僧掌上的功夫，這一式不閃不躲，雙掌也猛然往外一撒，兩下的掌可是相隔還有一尺，誰也打不着誰，不過這種內力已經全用上，兩下裏掌力往一處一合，彼此的上身全是微微一震，慈雲庵主暗暗驚異，少林僧果然有絕頂的功夫，自己若不是有四十年精純的造詣，只怕這一掌已被震下椿去。慈雲庵主往左一上步，往前一欺身，這時斜着已到了少林僧的右側，斜身側步式，雙掌一分，「金雕展翅」，右掌斜往少林僧右肩右肋劈來。少林僧也往左

上了一步，可是身軀已經半轉過來，左掌往上一穿，右脚尖點着束香椿，左足往上一提，右掌橫着往下切去，這種「跨虎登山」式，原本就是個走式，兩下又全是成名的人物，動手拆招，絕不會看見真對真架，誰也不肯把招術打實了，只要一發出掌去，對方一還出破遺手的招術來，立刻就抽身換式，最忌諱是招術用老了，兩下全是變化神奇，虛實莫測，一沾即走。少林僧由跨虎登山式，往外一斜身，左脚落下去，反往自己的身後束香椿上一點，隨着他往外矮身之勢，身隨掌走，身軀盤旋若風，反從左往後轉過來，雙掌橫着往左一推，這一式用的是少林掌法捧碑手，這種掌力極重，有橫掌斷臂之力，式子變的急，招術發的快，掌力猝然向惡雲庵主的左肋打來，庵主此時知道少林僧是安心下毒手，提丹田之氣，往前一縱，輕飄飄身軀騰起，看情形就好像已着了少林僧的掌力，隨着他掌風躍出去，可是少林僧掌力發出，庵主已經閃開，力發空了，他自己也不能不移椿換步，隨着身軀連着往外連趕了三步，看着好似緊追庵主後蹤，其實他是不得不追不得不走，庵主身軀縱出去，背後少林僧已到，庵主是背着身子，猛然左脚點着束香椿，暗暗一用力，全身的氣已經提起，身軀在束香椿上好似飛絮落花，轉旋如意。掌風一領，身軀已經從左轉過來，右脚一着束香椿，完全變過方向，反轉到了

少林僧的左側，庵主以沙門三六式，進手的招術，「金蜂戲蕊」，這種式子可是非常難，庵主這一轉身時，已經橫着往左退出兩椽東香檮去，此時換右腳一點束香檮，全身得探着往外發招，身軀是往前傾着，左脚在後倒躡着，右臂探出去，駢食中二指點少林僧的左「外陽穴」，這一式用得輕靈巧妙，慈慧禪師是左脚點束香檮，本想再趕一步，穿右掌往庵主的背後一擊，焉想到庵主這一式用的非常靈，活，動，巧，眼看着庵主的雙指已點到自己的太陽，少林僧把右腳往前一換步，往左一偏頭，把面門閃開，左掌順式往外一翻，「金絲倒剪腕」，反往庵主的脈門上斬來。

庵主二指點空，猛然往回下一帶身軀，左足從後面撒出來，右背往下一沉，左背已經甩出去，鳳展翅式，左背肥大的僧袍帶着風聲，反從少林僧的右背下擦上去，少林僧不是撒招得快，幾乎喪在庵主這一式之下，兩下裏各自分開，盤椿疾走，盤旋進退，忽分忽合，候進候退。在這束香檮上兩下裏已連拆了十幾招，這種動手的情形，在大家眼中看着絕無僅有，一個是少林派成名的高僧，一個是西嶽派掌門人，這一僧一尼，在這種羅漢束香檮上，身形掌式，全有不同的微妙的地方，所有迴廊上的羣雄，沒有一個不是目注神奪，只有活報應上官雲彤，依然是連說帶比劃着，他也不管別人理他不

理他，拿他那桿旱烟袋指指點點，口中還是不住批評着，那一招太絕，那一招太險，誰的掌力用得稍差一點火候，誰的掌力得用一成力，就可以立分強弱，何至這麼牽纏不休。他這要自言自語着，也沒有人理他，這時羅漢東香椿上一僧一尼，又全用上絕招，少林僧因為俠尼實在有出奇的本領，過形牽纏下去，自己少一失祇，就要毀在她的手下，在山花棚的前面往東南這面轉，俠尼慈雲庵主，正是由西北角盤旋過來，這時俠尼的身形已經施展開，用西嶽派本門的絕技草上飛行的輕功，在這東香椿上，不用步步的點着椿走，騰身縱越，進退自如，這時正是連踏着四棵東香椿，奔東北撲過來，少林僧的身形也正轉到這裏，這次少林僧是安心的時時避着花棚這面，慈慧禪師兩次遇到了意外的情形，那會不知道暗中定有江湖異人和自己為難，只是少林僧也是久歷江湖的能手，這暗中人的情形已知是最厲害的勁敵，既然此人不肯遽然現身相見，此時倒不便招惹他，遂暗中留神，只緊避着花棚這面，聚精會神的與這位西嶽掌門人一決雌雄。

這時見俠尼慈雲庵主的身形撲到，少林僧橫截着俠尼，探掌用十八羅漢手中雁翼舒展，斜劈庵主的左肩頭，慈雲庵主往右一沉肩，俠尼脚下移椿換步，往右一個繞步，反轉來，「倒剪梅花」，甩掌

反點他肩頭。少林僧慈慧禪師，烘雲托月，一找俠尼的腕子，兩下裏撒招走開，俠尼慈雲庵主也把身形移動，從東北返轉東邊鋒，慈雲庵主暗自驚異！這少林僧派出名門，果然這少林嫡系，名不虛傳，這和尚實是個勁敵，我若不以本門絕藝來應付他，只怕我非要輸在他掌中不可。庵主這時竟自把身手展動，這種輕靈巧快，迅捷如風的在羅漢東香椿上，迴旋進退踩着七星步眼二次衝過來。這次俠尼慈雲庵主竟用西嶽派護法拳功，輕塵師太所創龍形八掌，來對付這少林僧，這龍形八掌也叫龍形八式，輕塵師太，不僅運用在拳功上，有出衆超羣的手法，更能運用到鐵佛座上，這龍形八式連環八手，竟自含生尅妙用。變化神速，招術也非武林中所易見，只是這龍形八掌，不宜於這羅漢東香椿上練，只宜於平地，倒有五手是得運用輕靈矯捷，一沾即吐，一沾即走，迅捷如風，來去莫測的身法，這種東香椿上運用這龍形八掌可就危險萬分，也難到萬分。

這時俠尼慈雲庵主以矯捷的身形，迴旋着輕靈巧點，直趨少林僧慈慧禪師。這少林僧乃少林派中有數的僧人，武功既已登峯造極，對於海內名家，江湖中名手，所擅長的各門絕技，知道的更多，尤其對於西嶽淮陽派更是心目中所謂懂憬着的人，早已知道這西嶽派以一班尼僧在武林中負那麼大盛名。

實有獨步武林的絕學。只那沙門三五式已經是多指大師的四十年拳功神奧演出來的，輕塵師太的龍形八掌，更是沒見在江湖上輕易露過，可是自己在少林寺中可聽同門師友論過她這龍形八掌，若以少林寺十八羅漢手來應付，還未必能應付的了。只有嫡傳少林祕宗拳功「痛禪八法」，尙許能和她的「龍形八掌」一較高低，今日淨業山莊居然會着了這名震武林的老尼，見她動手時沒有運用這趟絕學，方自慶幸，此時忽見俠尼進步救身的身法步法，明瞭七星，暗中却是「盤龍繞步」，少林僧齋的一驚，看出這次慈雲庵主用「盤龍繞步」，正是碧竹庵的絕藝「龍形八掌」，慈雲禪師知道這是和自己決生死的時候，遂也把掌風一變，先避開正鋒，倒走邊鋒，把步眼身形一換，用三十六行功，往西面盤旋過來，掌式也變了，雙掌合十，也成了拜佛式。兩下在羅漢東香檮上各自盤旋了一週，只這種身形走式，就足以驚人，所有抱月迴廊前的一班俠義道，以及鳳尾幫幫匪，全認爲這一僧一尼，全要把本門的絕技施展在東香檮上。所有的人全神貫注，看着這兩下裏動手開招，兩下已轉到東南西北兩個方向。

俠尼慈雲庵主，說了聲：「禪師，貧僧要獻醜了」。話聲一落，由東南往西北衝過來，少林僧慈

慧禪師此時已把金剛精神提起，氣納丹田，抱元守一，由西北也衝過來，兩下裹在龜溪東香椿的當中會合一處，慈雲庵主左脚一點東香椿，明着是「仙人指路」，暗中却是「雲龍探爪」的重手，往少林僧慈慧禪師的「華蓋穴」打來，這種掌力發出來，講究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是十下，完全看對手的功夫。

少林僧慈慧禪師認識這種掌法，識得厲害，左腳點着東香椿微一着力，身軀往左閃，可是抬右腿，右腳往左踢出去，身軀半斜着，只在上身往左這一帶，先把正面閃開，不肯用身軀接俠尼的掌風餘力，這就是他狡猾之處，却用左掌往外一探，虛點俠尼慈雲庵主的右臂，這種少林名家的掌法，也稱得起與衆不同，何況這「痛禪八掌」，實是少林寺的絕學，一招一式全有特殊的變化，掌力發得快撒得快，變化得疾，這金銅指點俠尼的右臂，是虛實並用，猛然往後一撤左掌，上半身往左一帶，右掌倏然翻出，「倒點金燈」，「反劈掌」，向俠尼慈雲庵主的右肋打去，掌風勁疾，非常厲害，俠尼慈雲庵主見少林僧一拆自己的招，已認出他是用「痛禪八法」來對付自己的這趟絕技。

俠尼「雲龍探爪」打空，右腳斜着往後往左一探，倒點身左的一根東香椿，氣提丹田，暗運輕身

術，身軀輕如落葉，不過憑藉着束香椿一點的力量，撒掌抽身，在束香椿上身軀竟敢盤旋，肥大的僧袍，連項間所掛的佛珠全甩起來，快的像風車一般，一團灰影，反向少林僧的右側襲去。這種身法也就是龍形八掌中特有的絕技，這趨掌法，全是三盤并重的功夫，下盤完全用盤龍繞步，慈雲庵主身軀二次襲到，却是蒼龍捲尾式，身軀矮下去，雙掌齊翻，向少林僧的下盤便打，這種身軀巧快，運用靈活，內力充實，招術玄妙，真是靜如山嶽，動若江河，吞吐如意，收放自如。這種掌力施展出來，若不是慈慧禪師這種身手，也怕難以接架。

俠尼慈雲庵主的招術到，少林僧慈慧禪師的「倒點金燈」的掌式用空了，見俠尼的式子過疾過快，原本是右腳向左抬着，竟敢用險招，左腳仍然點着羅漢束香椿不動，只憑內力提着丹田之氣，右腳往回一帶，稍一斜身，竟自把身軀擲轉過來，猛然往前一俯身，好像平地失腳，馬失前蹄的情形，右腳往他面前的第二個束香椿上一點，這種硬點硬碰，束香椿是不能吃得多重力量的地方，連精擅輕功的天南逸叟武維揚全替他就心，可是少林僧慈慧禪師右腳這一點上束香椿，左腳竟撤回來，雙掌一分，右掌已斜着往後打去，「大摔碑手」的招術反向俠尼慈雲庵主的雙臂上掃去，俠尼慈雲庵主見他這

一式，更是勁疾，仍用「盤龍繞步」抽撤連環的式子，反往左盤旋過來，兩下招術一破，不約而同的全是一個走式，各自避開，背道而馳的，一個往東，一個往西，盤旋下來，各轉過四五棵東香椿去，少林僧已經到東面的邊樁，俠尼慈雲庵主，一個轉身，竟自用飛身趕步，連越過五棵東香椿，追到少林僧的背後，右腳一點束香椿，竟用右掌探出，雙龍探珠的招術，往少林僧慈慧禪師的「玉枕穴」點去，少林僧背着身子，腳下已到邊樁，身軀沒轉過來，背後的風聲到，一個「玉蟒翻身」從左往後一轉，一甩頭，俠尼慈雲庵主的掌風擦着他的左耳根點過去，少林僧左掌翻出，竟用「金叉手」往俠尼的丹田打去，這一掌變化的迅疾，力非常大，任誰也看着俠尼這次得傷在少林僧的掌下，那知俠尼這龍形八掌實具上乘的功夫，往起一聳身，竟在束香椿上憑空拔起，微斜着如同「飛鳥騰空」的式子，竟在這種時候，要用僧鞋的鞋尖點傷少林僧的面門，這一式在龍形八掌中名叫「潛龍升天」，在平地上運用，全不是容易的事，身軀騰起得稍差半寸，稍慢一分，不僅這手功夫用不上，反到要傷在敵人的掌下。可是俠尼慈雲庵主以四十年的火候，這龍形八掌有二十年的純功夫，這趟拳功已入化境，身軀一起，少林僧慈慧禪師萬沒想到在羅漢束香椿敢運用這種功夫，自己幾乎傷在俠尼的腳下。整個的

身軀往左一甩，脚下移樁換步，仗着功夫純，步眼準，就這樣慈雲庵主的鞋尖已經和他的頭頂擦了一下，幾乎閃下樁去，少林僧慈慧禪師這一手在武功上已經算輸了一招，可是那肯就這樣甘心，慈雲庵主身軀騰起，從他頭頂上過去，這種功夫可不能拔起過高，出去過遠，因為脚下沒有多大力量憑藉，完全憑着自己的內功，輕身提氣越出五樁樁去，往下一落，少林僧殺機陡起，腳下一個「盤旋翻身」，身軀進步，已經追到慈雲庵主的落腳處，這次慈慧禪師竟自用撒手的招術，般禪掌向俠尼慈雲庵主的背後擊去，這一式追得疾，掌發得快，可是慈雲庵主運用潛龍升天這手功夫，早已提防他有這手反激，脚尖往東香椿上一落，已經暗中把身軀移動，這種名家的動手，與平常的武師是有不同處，在這種背着身子時，只要是提防背後的襲擊，有意早早的往左右閃避，可是你只要一心轉動心念一動，只要是背後追的人是技擊家的名手，你身軀沒轉動，他已能看出你打算往那邊閃避，因為這種地方極細微，極不易查，因為你心念一想轉動不自主的肩頭就有動作，或是頭往那一方面微側，追擊的人遇上名手，他的掌力發出，正是你所要避開的方向，你那還能再逃開他的掌下，慈雲庵主對於這種地方有極精純的鍛煉，所以少林僧決看不出有一點跡兆來，少林僧掌發出，俠尼慈雲庵主步巧身輕，快若颯風，

已從左側用盤龍繞步反轉過來。這次還招施用「烏龍盤柱」，雙掌翻劈少林僧慈慧禪師的左肋，慈慧禪師「般禪掌」又遞了空招，慈雲庵主的二次掌到，自己身軀救得太緊，掌已到了左肋，閃避是不成了，少林僧在情急之下，這才要運用蓮台拜佛，排山運掌的重手，與西嶽派掌門人落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少林僧慈慧禪師見俠尼的雙掌已到，自己四十年的功夫，要扔在一個老尼手中太不甘心，明是掌到了，反貼着掌鋒往裏欺了一棍棒，這種進身，不啻拿着身軀要硬接俠尼的掌力。可是少林僧這種居心也十分厲害！這種危機一髮剎那之間，這少林僧竟自把雙掌往一處一合，往外一送，掌鋒已到了俠尼的面門，這次慈慧禪師更用少林極重的內功掌力，吐氣開聲，這種打法是少林掌法中最重的掌力，雙掌往外這一發，「嘿」的一聲，慈雲庵主「蒼龍捲尾」的式子，雙掌完全算用上，掌風已沾到少林僧的僧衣，只差着往外一撤掌力，力震少林僧於羅漢束香椿之下。萬沒想到慈慧禪師竟破出一身的功夫不要，用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的法子，不拆人家的招，不救自己的危險，猝發重手「蓮台拜佛」式，迅捷如電的奔面門打到，掌挾勁風，含十二分的內力，任憑慈雲庵主怎樣久經大敵，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得不先保自己要緊。這種動手勢如電光石火，不過一瞬之間，看的人看不真確，明是着慈

雲庵主掌力打上，可是庵主猝發間把力往後撤「蓮台拜佛」的勢子一卸，可是少林僧慈慧禪師的掌力也疾，慈雲庵主掌鋒交錯，左掌穿出。往他雙掌的當中一探，先把他掌風的力量卸了，右掌也隨着往上翻出，用「雲龍三現」來破他「蓮台拜佛」的招術。

少林僧慈慧禪師這次他是心懷惡念，自己也沒想再佔勝場，他這一式用的非常獨惡，他掌力發得實，打出來任憑你是多高的對手，也想不到這裏還含着狡詐，那知道他掌往外發，仍然是虛勢，慈雲庵主「雲龍三現」的招術已撤出來，少林僧猝然一撤招，他竟把雙掌往下一擺，「排山運掌」完全同慈雲庵主的中盤打來，這一式用的尤其是厲害，慈雲庵主的掌已經翻上去，他的掌力猝到這一式，在任何人也不易解救了！慈雲庵主忽然看到少林僧竟用這麼陰毒的手法，自己眼看就要被他擊下東香椿，「龍形八掌」中沒有解救這一手的招術，慈雲庵主一咬牙關，認爲這是前生的冤孽，只好和他的心願，落個同歸於盡吧！

庵主的「雲龍三現」掌法，猝然從左右往下一分，用「金剛托鉢」式，雙掌從左右圍着，往胸前一合，少林僧的雙腕，這種名家動手，各人心裏明白，誰也不能讓誰挨上，只要掌力一沾身，就算完

，慈慧禪師排山運掌已經用上，竟自被俠尼慈雲庵主的雙掌圈到，猛然他的雙掌往回一撤，用一吞一吐的力量抽撤連環的打法，把慈雲庵主的雙掌讓過，兩下的式子全疾，身子也欺得太近，他撤掌，庵主變招，「金剛托鉢」式的式子才用足，和少林僧的指間幾乎碰上，可是少林僧一吞一吐，原式不變，仍然是「排山運掌」，「嘿」的一聲打出來，這次他發的是實招，用的是實力，慈雲庵主在這種情況下，也無可如何，只好一拚，用「龍形八掌」中的第五式「金龍抖甲」，雙掌往外一迎，這一來四掌相合，兩下的力量全用足了，這一僧一尼身軀各自騰起，往後震出去，全退出丈餘才往下落，各自用四十年的內功抵抗這種掌力。好在兩下裏功力互敵，斤兩悉稱，兩下的掌力又是彼此用掌接的，誰也沒被誰打在身上，所以不致受內傷，可是就憑這一震之力，兩下裏全得退出這麼遠去，在武功稍弱者，決難儘受。

慈慧禪師和慈雲庵主全相對着落在羅漢東香檜下，依然是雙掌合十，互相一拜，可是驕然落地，誰也沒敢開口，不敢出聲，這正是內家功夫動手後，是要保全中乾之氣，不過這一來，把抱月迴廊上所有的羣雄全吓着了，沒有不變顏變色，各担心着自己人怕要受傷。

那位活報應上官雲彤這次更可恨了，他竟像看熱鬧似的，高喊了一聲：「好！這才叫功夫呢，不打成相識，紅蓮白藕，原是一家，這還有什麼怨，全可以解了。」他這兩句話把應爪王急得忙扭頭攔阻道：「上官老師，口頭可要謹慎，庵主可不是能玩笑的人，恕我玉道隘口直。」這位活報應上官雲彤把大旱烟袋的銅鍋兒往鞋底子上磕了磕，毫不介意的好似沒聽見，決不以應爪王的話爲忤，可是俠尼的門弟子一個個全怒目的看着上官雲彤，深怪他口角無禮，只是礙于他的威名，不敢如何他。

這時慈雲庵主往後退了兩步，氣已納丹田，少林僧那裏也恢復了常態，彼此互相一拜。慈雲庵主可自己要保全威名，沒毀在羅漢東香椿上，已是十分僥倖，遂開口說道：「禪師的武功造詣，貧僧十分折服，我們後會有期」。這種地方，這種講法，就是慈雲庵主不失掌門人的身份，遇到這種時候，依然要本着謙和，自己表示知進知退，決不作口頭之爭意氣，用事甘於退讓，表示不能再較量別的功夫。

少林僧聽到慈雲庵主這種話，也只得答了聲：「承庵主掌下留情，我們只好再會了，庵主請，老衲是捨身而來，不把這副臭皮袋扔在淨業山莊，是不肯退去的，他日有緣再向庵主面前領教吧。」俠

尼慈雲庵主從鼻孔中「哼」了一聲，說了聲：「願禪師得佛祖的大慈悲，大解脫，貧僧無能，甘敗下風。」說罷這話，轉身移奔迴廊。可是這時萬柳堂和淮陽派掌門人全降階相迎，磨爪王忙低聲問：「庵主，怎麼樣？」慈雲庵主答道：「師兄，不必望念，不妨事。」

磨爪王一見少林僧這時還不往下退，不盡怒焰昇熾，向慈雲庵主一拱手說了聲：「庵主到迴廊上休息，小弟會遣少林高僧。」慈雲庵主到這時也不好攔阻，只好自己往迴廊上走去，可是萬柳堂忙攔截着磨爪王說道：「師兄，還是先不必動手。讓小弟來和他見一陣。」他們所談的地方，前面已經說過，離着北面花棚前很近，少林僧慈慧禪師更在這時發話，向淮陽派掌門人磨爪王招呼道：「清風優主，敢是要來賜教麼？老禪已險作慈雲庵主的掌底遊魂，但是癡心妄想，一息尚存，仍想在武林名家面前多領教一招，就是老衲再墮入九幽地獄中，也甘心瞑目了。」磨爪王被他這幾句話，引逗的越發火起萬丈，再難忍耐，就在這時，鳳尾幫的幫主天南逸武維揚見淮陽派掌門人已經下場子，自己身為鳳尾幫主，那肯甘心落後，何況少林僧慈慧禪師三打東香椿，這次和慈雲庵主動手，庵主是掌西嶽派的武林名手，出名的掌底下厲害，少林僧是不是已吃着虧，不肯示弱於人，強自掙扎着不肯退

下來，他不論和鳳尾幫中人有什麼關係？和自己有多大的交情，總算助拳的朋友，自己那好不體量人，遂趕緊從南面迴廊外，匆匆走下來。武維揚這一動身，眼下好幾位香主，那天南逸叟武維揚更不容鷹爪王答少林僧的話，忙在身後招呼道：「清風堡主，趕是要一試身手麼？武維揚久懷着瞻仰瞻仰淮陽派獨步武林的絕技，我不揣簡陋，願在堡主面前領教一二。」雙雄會鬥，鷹爪王大鷹爪力，三十六路擒拿法，酣戰武維揚，幾乎把淮陽派三代的威名，斷送在鳳尾幫主之手。

這時抱月迴廊上北面所站的一般羣雄，也相繼的走下台階，那位傲慢無禮，放浪不羈的活報應上官雲彤，這次他到和別人一樣，不肯標奇立異了，竟隨着走下抱月迴廊，他這身打扮，和他這份相貌以及行似多烘的一步三搖的走法，若不是在這種緊張的局勢下，任何人也得笑出聲來，不過現在誰也不敢答理他，誰也不敢笑他，更因為掌門人這一出場動手，勝敗立分，生死之判，為眼前的事擔心還來不及，誰還有那閒情看他答詢他，可是上官雲彤却不肯饒人，擎着杆大旱烟袋，一邊邁着四方步，一邊自言自語的，也不知他是對着誰說，「這可得看看，一個是領袖鳳尾幫的龍頭幫主，名滿天下，有一身絕技，為武林中沒開過眼的本領，一個是掌着淮陽派武林正宗的門戶的大鷹爪力，抓上人是骨

斷筋折，三十六路擒拿法，神出鬼沒，這個熱鬧不看，那裏再去找，錯過了這村，找不着那個店，好機會別放過去。」他口中一邊說着，一邊還回頭招呼：「你們還在那裏楞着，這個熱鬧不看，你們這輩子算白來了。」萬柳堂回頭瞪了他一眼，從鼻孔中「嗤」了一聲，沒肯說出話來，心說：「這到了什麼時光，你還跟着這麼搗亂，你這人也太已不近人情了」可是萬柳堂這一看他，反到招出他的話來，向萬柳堂一笑道：「續命神醫，歸雲堡主，我說這話不是麼？」萬柳堂此時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心說：我門中燕趙雙俠，是出了名的遊戲江湖，談諧現世的人物，也沒有像你這麼無賴過。可是不好不答他的話，因為他也是助拳來的，遂沒好氣的答了聲：「好！看吧！還有最熱鬧的在後頭呢。上官老師你算來着了。」說完這話扭頭不再答理他，趕上掌門人。

這時淮陽派掌門人，鳳尾幫主武維揚及兩派的羣雄全聚在花棚前，東香椿的南面，少林僧慈慧禪師也從羅漢東香椿的東面繞了過來，向淮陽派掌門人敘禮答話。這一聚在一處，才演出雙雄不並立，鷹爪王和天南逸叟武維揚要會門東香椿，各顯絕技，鷹爪王竟險些喪命在東香椿上。

鷹爪王見鳳尾幫龍頭幫主武維揚向自己招呼，明是要替代少林僧來和自己較量，那好不把禮貌當

先。迴身抱拳拱手道：「武幫主，敢是有意賜教麼？」天南逸叟武維揚來到近前，拱手答道：「武某見獵心喜，要在淮陽派掌門人的面前，瞻仰瞻仰這獨步武林，威震江湖的擒拿法，大鷹爪力，王老師肯賜教麼？」

鷹爪王含笑答道：「武幫主，你也太客氣了，我們從淮上清風堡不遠千里來到浙南，承你武幫主不見棄，許我們入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觀光十二連環場淨業山莊的堂奧，這是很欣幸的，我們來意正是爲一會風塵奇士武林名手。好事的我們也偏在這裏長長見識。鳳尾幫是藏龍臥虎之地，成名露臉的人物，風塵不容見的異人，我們在這裏全會着了，既入寶山，那能空回。所以這位少林高僧大展身手之下，叫我王道隆欣喜欲狂，我所以不揣冒昧的趕來領教。武幫主現在既肯賜教，我王道隆尤覺榮幸，武幫主怎樣賜教？請明講當面，我王道隆在武林中徒有虛名，沒有什麼真實的本領，武幫主你若拿出過份高深的功夫，我還許不敢領教呢！」

天南逸叟武維揚微微一笑，向鷹爪王道：「王老師，我們不必作口頭的謙虛，武維揚身爲鳳尾幫龍頭主舵，王老師是淮陽派的掌門人，你我身爲天下領袖，各盡所長，好在以武會友，點到爲止

，這位老禪師已經講到頭裏，三陣賭輸贏，掌震青燈檠，和繡蓮東香檠，已然有他們幾位較量過，我們再舉步邯鄲，沒有什麼意味，可是武維揚決不能在這三陣以外再出花樣。三老禪師講成的竹刀換掌已經是成名的功夫，比起這少林派的繡蓮東香檠誰難誰易。我武維揚不敢批評了。現在打算頭陣在這繡蓮東香檠上用簡捷的方法，只在這上面互換三掌。我的話還說在頭裏，這少林派一掌一換傳的功夫，繡蓮東香檠我不只於沒下過功夫，我不怕老禪師傳們是說的話，我得本意沒誤。我這一翻空竹扇出身，比不了別人的正大門戶，我也不必扯我的出身派別，好在凡我武林中的朋友，會去一輕功掛號「法」，是必有個鑽練，那麼我們上這繡蓮東香檠，這說不於國語笑話來，我們也去一個自就搞，我們只換他三掌，不過這三掌是要實接實架，我武維揚是拚命拚君子，我感覺得這三掌以爪力的力量，王老師的鷹爪力是江湖聞名，有多年的鉅練，有獨得之祕，滄紫由肌一會，這三掌換出來，豈不叫我們失望」。武維揚這話說得非常狂妄，可含着十分套詐，的確這門派的人聽王師的大鷹爪力，實具非常威力，尤其是他當年敗在鳳尼幫幫命郎中鮑子威手下，自己男在居中，被杜文煥所救，忍辱含羞回轉青風堡綠竹塘，從此再不出青風堡一步，自己晝夜的鍛練鷹爪力，爲報一梭之仇，五年的功

夫，晝夜不間斷，實在有十年的苦練，這種掌力出來那會不厲害，只是這天南逸叟武維揚狡惡十分，他深知大鷹爪力的厲害，可是他更知道這種掌力只能在地上用，就沒聽說過練這種重手的掌力，能够在輕身術裏頭施展，從有武術以來，從有鷹爪力功夫以來，沒聽說有這麼練過的，他這不是故意取巧，故賣張狂。鷹爪王是憤怒十分，他點出來，自己身為淮陽派掌門人，怎好不接，冷笑一聲，向武維揚說道：「武幫主，你這份聰明靈慧，已經勝過我王道隆，不用比較功夫，我已甘敗下風。武幫主你肯捨命陪君子，我王道隆豈能不識高低，拂了你武幫主的盛情。不過我還大鷹爪力能在你武幫主面前施展不能，你我心照不宣，各人明白好了。」

這時活報應上官雲彤在身後答話道：「這回我們算是真來着了，亙古未聞，活到八十歲沒見過的本事，全在淨業山莊看到了，有這出奇的人，就有這出奇的本領。有這高明人點出來，就有這高明人接受，我們這冒充武術家的零碎們開回眼吧，別耗着，趕緊練，你們兩家一反覆，我們算白來了。」

天南逸叟武維揚聽他這片話實在不順耳，分明是在罵自己，面含怒色，半轉身軀，向上官雲彤說道：「上官老師，你我全是武林中人，何況你是成名的俠義道，此次來到十二連環場，不啻給我鳳尾

膏臉上貼金，凡是我鳳尾幫壇下弟兄，沒有不想着一瞻仰你上官老師一身絕技的，尤其是你以雙環震遼東成名，我武維揚見聞雖然簡陋，可是我知道你那對獨步江湖的離魂子母圈，江湖上沒遇見過敵手，我武維揚正還要向你領教領教，現在淮陽派掌門人既然下場子賜教，他身為羣雄的領袖，我那好不趕緊接待，我武維揚所劃出的這兒，上官老師認為不合，何妨作為罷論。上官老師肯來賜教，何妨下場子先試兩招，我們的事先放在一旁，我武維揚身入江湖四十年，生死不足惜，不願受人侮弄，上官老師你以冷語相譏，叫我武維揚臉面何堪！

武維揚這次所說的話，面色既難看，話是一絲不容氣，羣雄相顧失色，認為和淮陽派掌門人翻不了臉，非合這位上官雲形翻臉不可了，那知這活報應上官雲形依然是面色不變，如無其事，也不急也不惱，旱烟袋在手中正滿鍋子裝起烟來，用火石打着火絨子，接在烟鍋上，用力吸了兩口，噴出一縷輕烟，向武維揚點點頭道：「武幫主真是高明，我上官雲形乃是武林中濫竽充數的一名小卒，在江湖道上更是到處遭那勢利小人的冷眼，心直口快，更遭到江湖上的反感，我自以為用那不成派別，沒有師承的怪傢伙，可以到處瞭事，那知來到十二連環場，武幫主麾下的兩個小孩子的兩條九連環，教我

上官雲彤從頭頂涼到腳根，我知道我準不成了，我那把傢伙，在淨業山莊別打算再嘍事了，只有在這裏多開開眼界，長長見識，武幫主你的金龍鞭是你威鎮天南的唯一法器，也真是武林中的絕學，我們還沒開過這個眼，現在武幫主你想教我上羅漢東香椿，我上官雲彤沒有那麼大本領，我不怕現世，我上去，准保無兩個脚印，全給你們踩碎了，倒省事。武幫主，你別跟我上官雲彤過意不去，我這破車不便礙好道，你們這一位是武術名家，一位鳳尾幫主，兩雄較技，爲武林中留一番佳話，只爲我一番多口，倒就誤了你們大事，哎呀！我太煞風景了。」說完這話，他再也不看那武維揚，一步三搖的，向那羅漢東香椿的邊椿走去，好似欣賞着這東香椿的佈置。把那武維揚氣得幾乎炸了肺，別人真有誰爲這活報應上官雲彤形同無賴。可是天南逸叟武維揚絕不肯輕視他，耳中早有這套個人，實是個扎手的人物，「嗯」了一聲，暗中已打定主意，無論如何，自己倒要會一會他，回頭來向鷹爪王拱拱手道：「武某對於這位活報應上官大俠，久仰俠名，今日竟肯駕幸十二連環場，我正想在他面前求教，他又這麼祕術自珍起來，教我武維揚好生失望，只好還是先向王老師請教了。」

這種地方武維揚空是英雄一世，算是栽在了淨業山莊，憑武維揚那麼大身份，竟自這麼甘心的受

人侮辱，仍然想用這種刁狡的手段來取最後的勝利，鷹爪王聽得活報廳上官雲影這番話，希落得够刻薄的，武維揚雖是反口相譏，他依然要和自己較量這束香椿換掌，這實在失了你武維揚的身份了。遂冷笑一聲道：「既是淨業山莊，羣雄會有份，就不會不一露身手，上官老師你還不致過於吝惜他那一身所學，武幫主請你賜教吧。」武維揚答了個「好」字，向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一拱手，騰身而起，身軀快似颯風，輕如落葉的落在羅漢束香椿上，鷹爪王脚下輕輕在地上一點，雙掌在胸前平按着，掌心向下，微微的交錯着，左掌在前，右掌在後，肩頭不搖不動，身軀只拔起三尺多高來，平縱出去，輕輕往束香椿上一落，身軀穩若泰山。這兩個武林名家，往束香椿一落脚，更不再答話，各沿束香椿的邊鋒盤旋疾走，步眼全是一樣輕靈巧尖，這兩下好似商量好了，誰也不疾于動手，在這束香椿上往復盤旋，縱橫交錯，這種地方使下面看的人，莫不驚嘆，這兩位領袖人物對手於輕功提縱術全有精純的造詣在上面這種身勢展動，輕快處如蝴蝶穿衣，穩捷處如行雲流水，兩下裏全是轉神貫注，兩下的動作全是不謀而合，往返的盤旋了三四週，各取了中鋒，天南逸叟武維揚從西轉過來，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由東往西，逼了過去。這次兩下裏誰也不再閃避，往旁處錯，兩下直擠到當中，由隔還有兩

顆束香椿，鷹爪王左腳往右邊的束香椿一點，是微差着半步，口中喝了聲：「幫主賜招。」隨着話聲雙掌翻出，斜往右打去，這一式是「金蛟剪」的打法，迅捷沉實，掌力挾着勁風，往武維揚的胸肋打去。

天南逸叟武維揚在換第一式掌，也不願意接鷹爪王的正面掌力，他在兩下一接近時，脚下雖沒往左換椿，可是他是右腳點的當中這棵束香椿，已給自己留了退步，在鷹爪王的話一出口，他的身軀往左一擰，左腳往左一探，雙掌是「橫架鐵門門」，和鷹爪王的雙掌迎了個正着，兩下的掌風一接，這可不用實在的把雙掌真打上，兩下的掌力往一處一合，互相往回下猛一撤，在他們兩下裏，已知對方的力量，鷹爪王往南，天南逸叟武維揚往北，背道而馳的盤旋下來。可是同時全是走到邊鋒，仍然是原舊的方而圍回來，二次會合一處，一個是面向北，一個是面向南，這次兩人是正對面，鷹爪王這次是兩腳雙點束香椿，氣納丹田，抱元守一，身臨切近，武維揚也正把身軀欺近過來，這次武維揚手底下比較鷹爪王還疾，沒肯再容鷹爪王發招，他的左腳在當中一點，欺近了鷹爪王的面前，右掌猝然往外一撤，「雲龍探爪」往鷹爪王「華蓋穴」便擊，鷹爪王這次却用擒拿法，右掌翻出，金絲纏腕，掌

風往上斜着一穿，用掌緣一搭武維揚的脈門，剪他的腕子，那武維揚那會不識得這種手法的厲害，右掌猝然往回一撤，右掌猛然從下面翻出，身軀往後一塌，「毒蛇尋穴手」向鷹爪王的丹田打去，這一掌打得是正面，力量是非常足。鷹爪王猛然左脚微微的在束香椿上一動，右腳橫着往左踢出去，左掌往上一穿，右掌是原舊金絲纏腕的掌式，往下一沉，擦着自己的右膀劈下去，「金雕展翅」，正找武維揚這一掌，兩下的掌力這次完全算接上，武維揚把掌勢往外一翻，兩下裏頭，力量往一處一合，武維揚的這條左臂已被鷹爪王盪開，可是鷹爪王同時身軀也被他的掌力震動，各自越過兩樑樁去，方把身勢收住，武維揚暗暗驚異，果然盛名之下無虛士，淮陽派的掌風實有驚人的本領，自己若不是在羅漢束香椿上，還真未必是他的敵手，暗作主張，要以巧技來勝鷹爪王。

鷹爪王在第二次這一換掌，一招分兩式，兩下裏頭，實在的較了掌力，也是暗自驚心，這天雨連變武維揚果然名不虛傳，他這種掌力招術，施展出來，實不是平常的武功所能應付，既已和他約定連換三掌，這最後一式也就是生死的關頭，自己也加了十二分的小心，不猝然動手，兩下裏在羅漢束香椿上，仍舊盤旋開，這可不是故意的延宕，兩下裏是同一的心意，要蓄足了力量，在一擊之下，要分

兩下的勝敗輸贏，這種地方誰也不肯再少微留情，少存忠厚，顧不得什麼叫江湖道義，誰輸了招，就一敗塗地，全存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心意，在這羅漢束香椿上，一往一來的又盤旋了兩週，這下面所有着他們打束香椿的人，全因爲關係着兩派的存亡榮辱，全是驚心動魄的替束香椿上這兩位領袖人物擔心，全是離開束香椿數尺遠，注目的看着上面沒有一個出聲移動的，一片淨業山莊，雖有這麼多人，沒有一個開口說話的，只有陰沉沉的天空，電光一閃閃的，雷聲隱隱，和那花棚樹木被風搖動的聲音，點綴這緊張的場面。可是內中却忙了一個人，正是那位大家全十分討厭的活報應上官雲形，大家全因爲他說話無情無理，不是開玩笑，就是罵人，不至於鳳尾幫這邊人不肯答理他，連淮陽西嶽兩派，也全不敢招惹他，何況這時大家全注意到動手的人，更沒功夫理會他，這上官雲形擎着桿旱烟袋緊欺到束香椿前。這才要暗運「玄鳥劃沙」，孔雀別翎，的重手法，暗助鷹爪王，保全了淮陽派掌門人的威名。

第一三十八章 天南逸叟金龍鞭力敵活報應

他是一邊像是很關心着上面動手的情形，來回的跟着上面動手的人，這種瘋瘋顛顛的，若不在

種時候，早有人過來攔阻他了。活報應上官雲形他好像是精神貫注在上面，身軀欺得過近，雖着束香椿只有二三尺遠，若在旁人總要提防着上面動手的人，若是全趕到邊樁，一個重手的掌力，被掌風掃上就許受了誤傷，這時上面的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和鳳尾幫龍頭幫主，兩下裏已到了換第三掌的時候，各沿着的邊樁盤旋了兩週，分最後生死輪贏的時候，誰肯再手下留情，所以在最後一擊之下，要分生死榮辱。

這時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正從西面沿着北邊的邊樁盤過來，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正從東面沿着南面邊樁盤過來，兩下裏全是斜身側步式，鷹爪王是往北偏着臉，天南逸叟武維揚是往南偏着臉，兩下裏雖是相對的方向，可是脚下各有快慢，總不能走得一般齊，這次天南逸叟武維揚已打定了主意，要猝然先行動手發招，鷹爪王才從東面轉過，轉過四五步來，那天南逸叟武維揚腳下已經快着兩步，一南一北成了正對面，可是兩下各據邊鋒。

武維揚猝然一擰身，右掌從自己的胸前往外一穿，橫越束香椿，從北面飛縱過來，用海燕掠波的輕功絕技，身軀沒起多高，只往起縱越二尺多平飛過來，這手輕功和剛才動手的西嶽俠尼慈雲庵主所

用的功夫有異趣同功之妙，身軀在東香椿上一落，輕得好像遊蜂戲蕊，這種姿勢種種功夫，在輕功提縱法上可算一絕，他落腳的地方離着鷹爪王只有三響東香椿。

鷹爪王着腳的地方，可正是東香椿的邊鋒，見武維揚已然襲到，脚下也是一停身軀，往右一擰，臉對着北面，武維揚突然左脚一點東香椿上了一步，左掌往外一穿，「毒蛇尋穴手」往鷹爪王的腹上打來，這是正面一擊。鷹爪王身後已經沒有退步的地方，身軀也就是才轉過來，趁着轉身之勢，不接天南逸叟武維揚這一掌，右脚斜着反往東一上步，也正是鷹爪王才過來的方向，天南逸叟武維揚這一掌已擦着鷹爪王的左肋打過去，鷹爪王身軀避開，左手的雙指一分，找武維揚的肩頭的肩井穴，可是武維揚的式子十分疾，十分快，沒見他變招，沒見他換式，左掌並沒撤回，只有左肩頭微往回下一帶，右掌已穿着他自己的左臂下，「偷雲換日」，猛向鷹爪王打來，鷹爪王正是往前攢身，這一掌直奔自己左肋下，天南逸叟武維揚的掌力非常勁疾，但是鷹爪王變招得也快，左掌趁勢往下一沉，「斜單鞭」式往他脈門切來，那知天南逸叟武維揚連發兩招，全是誘敵之計，鷹爪王的掌風往下一切，他右掌往回一撤，左脚已經移樁換步，也是反往東一起身，和鷹爪王成斜對面。鷹爪王此時是面衝着西北

，天南逸叟武維揚這一上步，變成了面向東南，兩人這時可情勢險到萬分，當中只隔着一樑東香椿，天南逸叟武維揚在往同一撤右掌時，步眼跟上身的掌式是一同變換的，身軀一帶過去，猝然的雙掌往起一抖，紅霞貫日，往鷹爪王的面門打來，這種招術全是連環運用。

鷹爪王識得厲害，這一招你不給他破開，自己身後已沒有退路，更象是最後的換掌，不能再分開，搭上手就得見生死輸贏，鷹爪王倏然雙掌一合，「韋陀捧杵式」想把他雙掌只要穿開，絕不容他換招變式，跟着雙掌往外一推，「雲龍抖甲」怎麼也把他打下椿去。可是智者子慮，必有一失，鷹爪王就疏忽了這羅漢束香椿上，雖不能用重力，可是一切的輕功絕技全能在這上施展。這天南逸叟武維揚他竟用他的機械狡詐，要在最後一招上把鷹爪王毀在羅漢束香椿上，他的上面所用的連環兩式，是力也發得真力，招術也非常毒辣，可是他並沒想在這兩式能贏得鷹爪王，在鷹爪王這韋陀捧杵式，雙掌往上一逼時，他猛然間往同一撤招，身軀却斜着向東北撲下去，單足點着束香椿，右足往外一探，身軀如同平輪在羅漢束香椿上，上半身猛然往西一擰，右腿可是平着往東掃過來，這一式名叫「蟬蟻戲水」，可是，右足上他卻有特殊的功夫。這時鷹爪王左右前後全逃不開他，只有騰身縱起，可以避

開，可是他這一式來的過疾過快，絕容不開你少緩須臾，眼看着他的右腿已經掃在鷹爪王的左腿上，鷹爪王已經知道自己輸在他手內，他這腿上若有鐵掃帚的功夫，雖則在束香椿上不能施展十成的力量，但是被他掃上，也得打下椿去，自己意念一動之間，要把力往下一沉，索性把束香椿一碎，實接他這一招，可是也打算着只要腳落實地，好歹也管他一掌，叫他在志得意滿之下，嚐嚐鷹爪力的手法，不過心念一動，就在這危機一髮之時，束香椿前，看熱鬧的上官雲彤，他的旱烟袋正抽得起勁的時候，忽然咳嗽了一聲，口中噴出一口唾沫，似乎他這旱煙袋鍋子裏煙油太多，吸到他口中，厭煩作惡的情形，猛然間把他的烟袋鍋兒往這邊一甩，他的情形連頭也沒往這邊扭，口中還是連連的噴着唾沫，這旱烟袋他是斜往下甩了兩下。

天南逸叟武維揚這一式明明是用上，可是他和鷹爪王所停身的羅漢束香椿，竟自像風掃的一樣，連倒了四樁，兩人所着脚的束香椿也在幌動了，眼看着就要倒下去，這一緩式，鷹爪王已騰身縱下束香椿，好個武維揚在這種情勢之下，他竟然沒栽在上面，一個「金鯉翻身」把半俯着身軀轉過去，脚下已經換了步眼，一騰身躍下椿來，這時鷹爪王落脚處是羅漢束香椿的偏東，武維揚落脚處偏西，那

活報應上官雲彤正站在他們兩人的當中，

天南逸叟武維揚此時面色鐵青，怒目相視的瞪了活報應上官雲彤一眼，可是他依然不肯失禮，向鷹爪王一拱手道：「武某承讓了。」鷹爪王也隨時一拱手道：「王道隆甘拜下風。」天南逸叟武維揚却半轉着身軀，含着滿面的怒色，向活報應上官雲彤道：「上官老師，這算怎麼講？」武維揚說這話時用手一指東香檯。

活報應上官雲彤對於武維揚所問的話不知他是聽見沒聽見，把他那桿旱烟袋大銅鑄兒，靈力的往自己的鞋底上磕了又磕，慢吞吞的抬起頭來，好似不明白武維揚所問的話，抬起頭來注視着武維揚愕然了半響，才問道：「武幫主，你說的是什麼，我不懂，請你說明白些。」

武維揚冷笑了一聲向上官雲彤道：「上官老師，你別和我弄這一套，咱們全是江湖道中人，總要以真誠相見，淨雲山莊之會，各憑真實的功夫，各憑本領，這裏邊不能用勾心鬥角，上官老師觀棋不語的話，你總可明白吧？我與淮陽派掌門人東香檯上換掌，總然那一方面輸在當場，還不能就算了斷，難道三陣賭輸贏，上官老師不知道嗎？總得在懸懸禪師第三陣較量之後，才能判定了兩家的命運，

上官老師你何必忙在一時，使用這種手法暗算我武維揚，你這「玄鳥翻沙」「孔雀剔翎」這種內家重手的掌法，照顧到我武維揚身上，武某功夫稍弱，只怕逃不開上官老師這兩招之下吧！不過你可知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我武維揚焉肯甘心，現在沒有別的，我倖逃開你這兩招之下，我倒要在你上官老師的手下痛快的領教一番，也省得你上官老師這麼暗中動手了。」上官雲彤尚在嘻嘻冷笑着，方待答話，少林僧慈慧禪師聲若洪鐘的招呼了聲：「武幫主，這場事還是讓與老衲給你了斷吧。」

上官施主，老衲願以最後一陣，與上官施主一決雌雄，以老衲的「方便錘」在你「離魂子母圈」下，爲鳳尾幫一決存亡。

少林僧二次現身，其勢洶洶，天南逸叟武維揚只得先退向一旁，活報應上官雲彤向少林僧點點頭道：「老禪師你實在高明得很，佛門弟子中能像你這樣的還真不多見，我上官雲彤，浪跡江湖四十年来，往上說見過盛名的英雄，江湖上遊俠，往下說鼠竊狗偷，販夫走卒，我這人是不挑不揀，一例的全看作朋友！可是像老禪師這樣捨身救世，拿別人的事當自己事，還實在少見，現在你過份的責難我，我上官雲彤不願意再和你辯別，你們把我看得太重了，什麼叫玄鳥翻沙，那又叫孔雀剔翎？我可說

是沒有這麼好的功夫，我連這種名字全是頭一回聽見，三陣賭輸贏，兩家的事作個了斷，這是成人之美，很好，不過你少林寺的方便鏢。是武林中的絕技，你這麼替武維揚賣命，王道隆和慈雲庵主定要遭殃，若按你們佛門中因果說：這大約是他們應劫在數吧！不過我上官雲彤千里迢迢的趕到十二連環場，爲恐怕就誤這場熱鬧的聚會，可是現在看起來，我不是趕來赴會，我上官雲彤的大數也到了，自己惟恐誤了日限才這麼趕到這，好教老禪師你超度我，這麼看起來，正應了俗語所說的遭劫在數，在數難逃，我只好認命了。老禪師你還等什麼？快取你那方便鏢好接引我們這般人上西天大路。」

少林僧慈慧禪師聽上官雲彤這種詼諧諷刺的口吻，十分奮怒，厲聲說道：「上官施主，你明白眼前的情形就好，我甯願多造一分殺孽，給江湖上清理一番，有緣的叫他到極樂世界，也正是佛門中一椿善舉吧！上官施主，老衲今日不把你渡脫了，我就要墜入九幽十八層地獄了。」說到這向鳳尾幫這邊值役的幫匪說了聲：「取我方便鏢來。」早有兩名弟兄轉到花棚後，兩人搭着這桿方便鏢，送到他面前，少林僧慈慧禪師伸手把鏢接過去，這柄方便鏢一亮出來，實足以震懾羣雄，這柄鏢通身是熟鐵製成，鏢身有鴨蛋粗，長有六尺四寸，鏢頭非常大，九寸見灣的月牙子，鋼環稍一震動，嘩嘩的作響

，這種聲音是可以聽出是純鋼打造，只憑這柄兵刃，平常的功夫那還敢向前和他較量，少林僧右手提方便鏢，斜着往身前一橫，左手一打問訊，向上官雲彤道：「上官施主，我們到場子當中互相印證幾手功夫。」上官雲彤道：「老禪師你把傢伙在淨業山莊，要渡脫多少人，須先講講數目，我們也好計算一下子，十二連環場赴會，全沒打算死在這裏，如今你這種少林絕技，運用這種重兵刃，只要和你動手的我認定了休想逃得活命，我們也好爲他們預備後世。」

少林僧慈慧禪師恨聲說道：「上官施主，你不要在老衲面前故作瘋狂，你若再這麼胡言亂語，休怨老衲不懂情面，我可要得罪了，以武會友，誰和誰沒有深仇大怨，佛門弟子更不願作趕盡殺絕的事，你叫老衲和你預定死亡的數目，我這方便鏢沒有操必勝之券，你這種話問的豈不是故意取笑麼。」上官雲彤冷笑的答道：「老禪師你認爲我故意和你取鬧，那就不便講話了，走！那塊地方是我超生之地，請老禪師你先行一步吧。」少林僧被他這麼擻噪的火起萬丈，安心以方便鏢取他的性命，也不再和他客氣，轉身竟奔場子當中走來，這一陣已到了兩家生死榮辱最後的關頭，淮陽派這邊自鷹爪王以下，相率離開北面花棚，靠抱月迴廊北面的場子中，站在這觀陣。鳳尾幫那邊由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

維揚領率着壇下一班弟子，退向抱月迴廊南面，這時少林僧慈慧禪師大撒步，已走到場子當中，往東面一站，面向着抱月迴廊，依然把上手讓給上官雲形。

可是上官雲形仍然是一步三搖，四方步邁着，堪堪走到當中，淮陽派這邊突然走出一人，高聲說道：「上官老師，請你先讓一陣，我們也瞻仰瞻仰少林派的絕技，達摩尊者所傳的方便鏢。」上官雲形一回頭，不禁一聲狂笑道：「好！歸雲堡主，續命神醫，和這位少林高僧，佛門中的活菩薩正好會會一會，叫我們也看看你兩家的名重武林的絕技，不過這位老禪師這桿方便鏢，只怕你萬老師要先嘗了他的厲害，兩膀沒有千斤臂力的，莫想和他這條兵刃動手，只怕連人全要被他指出淨業山莊，我這人安貧知命，不好名不好利，能折能灣，能忍能耐，這一陣我本不能讓的，不過老禪師是渡脫我上官雲形來的，這是遭劫在數，全得往一處湊，不料萬老師你也是榜上有名，按着時限說，你比我早一刻，那只好讓老禪師先打發你上西天大路了。」萬柳堂瞪了他一眼，心說：「這到了什麼時候，我淮陽派四十多人全到了生死關頭，吉凶莫卜，你還這麼隨便的開玩笑，實在太恨人了！」自己不再答理他，手提地煞潛龍劍，來到場子當中，左手擺着劍，右手往劍鏢一搭，向少林僧一拱手道：「老禪師，

上官老爺是爲我淮陽派幫忙而來，身居客位，我們作主人的那好就這麼等待人家等我們等生死榮辱，老禪師的方便鏢，威震武林，我萬柳堂不度德，不量力，專以這柄劍在老禪師面前領教，只請你鏢下超生，招數下留情，我萬柳堂感激不盡！」

少林僧慈慧禪師正想和上官雲彤一決生死，續命神醫萬柳堂突如其來的把他換下去，也只好向萬柳堂答禮道：「萬堡主既有以地煞潛龍劍賜教，老衲是萬分榮幸，不過你的劍術老衲早已聞名，最後一陣，老衲這只方便鏢若是敗在你的劍下，你叫我抱恨終天，上官老師的子母離魂圈，我今生今世也算無緣瞻仰了！」

萬柳堂道：「老禪師你過謙了，我萬柳堂恐怕未必是你的對手吧，老禪師請。」萬柳堂說到這個「請」字，左手劍握地煞潛龍劍，左脚微往前探了半步，雙臂往起一圓，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劍在左臂下揮着，一施禮，劍換右手，左掌駢食中二指，拇指和無名指，小指，緊握掌心，成劍訣式，往起一抬，寶劍也隨着往上一提，劍訣斜往右指着，右手的劍往上倒提着，少林僧那裏右手持方便鏢，左手往方便鏢的鏢身上一搭，微一俯身，向萬柳堂還了禮，跟着方便鏢往上一抖，鋼環嘩唧一響，鏢

頭鏢尾閃爍着青光，左掌斜擺在胸前，月牙子已貼向他自己的背後。鏢頭斜探出右膝下，側身疾去，往後盤旋。萬柳堂那裏也把身軀往左一轉，斜身側步，劍訣抬到左眉際，地煞潛龍劍劍頭向下，倒提在背後，側身疾走，步法輕靈，往左也盤旋下來。淨業山莊這個較武的場子，地勢極大，兩下盤旋疾走，轉了半週，少林僧突然把身軀一翻，却往萬柳堂這邊衝來。萬柳堂也是趕緊連上前來，少林僧往起一縱身，已到了萬柳堂的面前，抖鏢向萬柳堂胸前便點。

萬柳堂的寶劍雖有削銅割鐵之力，可是遇到他這種重兵刃，也不敢驟然嘗試。見少林僧的鏢到，微往左一上步，身軀往左一橫，地煞潛龍劍貼着方便鏢桿往外一遞，「樵夫問路」式，削他的腕子，少林僧這把方便鏢已得少林寺的真傳，招術絕倫，變化不測，見遞招已然走空，萬柳堂的劍已然遞過來，前把往回一帶，把鏢頭揚起，後把往外一送，月牙子反往萬柳堂的劍身上托去，這種鏢重力大，只要和他這月牙子碰上，這種輕兵刃就得出手。萬柳堂的地煞潛龍劍雖是新得的一柄寶刃，但是他劍術上可有數十年的鍛鍊，已入化境，劍招變化神奇，少林僧方便鏢反遞過來，萬柳堂劍訣往回下一領，抽撤連環，噲的月牙子一滑，往回下一撤，一吞一吐，地煞潛龍劍又遞出去，直奔少林僧的胸

瞪點去，少林僧往右一上步，鏢尾往右一甩，斜着一蕩萬柳堂的劍，可是前把已然翻開，這柄方便鏢嘩嘩的鏢環子一麗，雪亮的鏢頭，太公釣魚式，往萬柳堂的頭上砸去。萬柳堂反往少林僧的右側一欺身，地煞潛龍劍順着方便鏢往少林僧的右腕上斬去。

慈慧禪師右脚往外一滑，身軀往下一矮，方便鏢已經帶回來，一個旋身秋風掃落葉式，這柄方便鏢向萬柳堂的下盤打來，這一式又勁又疾，萬柳堂往起一聳身，用「一鶴冲天」的輕功，身軀技起，却往右側落下去。少林僧這一鏢掃完，就見他這條方便鏢二次又是一個盤旋，仍然矮身盤打，這種招術非常厲害，他這種連環運用，兩三丈內不易逃開他方便鏢下，萬柳堂脚才落地，方便鏢已然又到，萬柳堂用「繞步盤旋」往回倒轉了一步，讓過他的鏢頭，反到柔身而進，地煞潛龍劍一個「白鶴亮翅」式，往少林僧的右肩後斬來，少林僧只有撤招縱開，三次聚會一處，這條方便鏢撒開招術，上下翻飛，帶得寒風四起，地上鋪的細砂，也不時的被他方便鏢鏢風給帶起來，四處飛揚，萬柳堂這柄劍也把三十六路天罡劍術施展開，真有蛟蛇異變，鬼神不測之妙，萬柳堂在這趨劍術上，差不多三二十年的鍛鍊，實已到了火候純青的地步，何況又得了這柄地煞潛龍劍，更給他這趨劍術上加了幾分威力，

因爲平常的兵刃，只要分量輕，對手的兵刃重，就有許多的招術不敢往外施展，恐怕兵刃上先着吃虧，現在萬柳堂掌中是口寶刃，這裏邊可就有許多佔着優勢的地方，他這柄寶刃有斬鋼截鐵之力，少林僧這柄方便鏢，雖然是重兵刃，不敢往他鏢桿上削，可是兩邊的刃子就要得了手，就能給他毀掉。少林僧慈慧禪師是這種名門名派的武術家，早已識得萬柳堂寶劍厲害，他在招術施展開，暗中可留了神，鏢頭和鏢尾不敢和萬柳堂的寶劍砍接砍架，不過他這柄方便鏢實有驚人的本領，舞動開這種威力實在驚人！劈，碰，蓋，挑，點，打，耘，剗，招術是變化不測，迅若風雷，這一百二十八鏢，平常的武功那能應付，萬柳堂此時也把劍術上本領盡力的施展開，身形矯若遊龍，輕靈巧快起落進退，翻若鷺鴻，兩下裏頭一遞手，已經是十幾招，少林僧遣把方便鏢正用了手「潑風盤打」這柄方便鏢帶着一股子勁風，鏢頭往萬柳堂的右膀橫掃過來，萬柳堂的劍往自己的身右一領，倒轉七星步，反往後個把盤旋，往外一甩地煞潛龍劍，向少林僧慈慧禪師的右背斬來，少林僧慈慧禪師這一招遞空，他竟一反式子往外一送，暗中把脚下的步眼移動，只用右脚尖點他，藉着往外推鏢之力，全身隨着鏢勢，如旋風般陡轉過來。方便鏢仍然是找中盤，反往萬柳堂的右肋砸來，這一式用得十分疾十分厲害，這時再

想往後退步，身軀是絕不鬆懈，用劍往外封，這種重兵刃那能封出去，這種地方就仗着身法矯捷，萬柳堂寶劍往上一抖，竟用輕功絕技一鶴冲天，脚下的步履運動也沒動，身形早已提起，拔起有七尺多高來，竟自把少林僧這一鏢閃開。也就是萬柳堂四十年武功造詣，才能不敗在少林僧的鏢下。這淨業山莊所有的羣雄沒有不看得駭目驚心的，趕到往下一落，斜着往正南面已出去六七尺，可是這一往下落，情勢越發的危險，此時兩人較量已到了最後關頭，少林僧慈雲禪師那肯再留下一點情，他在萬柳堂往下一落，他的身手是多疾多快，嘩啷的鏢身上銅環一響，他竟往前一趕步，這柄方便鏢單臂往外一遞，鏢頭往萬柳堂才往下落的身形上戮去，萬柳堂的左脚才一點地，背後的鏢已到，萬柳堂猛然間全身用力往外一擰，「懶龍翻身」，地煞潛龍劍也隨着往外一展，「噲」的一聲，火星四濺，寶劍和方便鏢的鏢頭搭上，還算是少林僧手上的功夫純，鏢尾往下一坐，鏢頭往起一揚，方便鏢的鏢頭算是沒被削斷，可是把鋒利的刀子已給滑去了一分，兩下裏頭各自縱身閃開，各自盤旋疾走，暗中也是各自查看自己的兵刃是否被對方毀壞？兩下裏分箇復合，再聚到一處，是各自施展開一身的本領，正在酣戰的當兒，猛然間從外面又飛進一撥信鴿，掠空而過，竟投淨業山莊的後面，可是跟着這信鴿飛進

去的時候，在這淨業山莊西南一帶，陡起了兩聲蘆笛的聲音，這兩聲，在場中莫說是鳳尾幫中人，有些驚心動魄，就連淮陽派，西嶽派，也全驚愕十分。因為這種信號，是鳳尾幫調發守場的隊伍，和應付敵人的號令，在羣雄赴會夜鬥幫匪時，已全聽到過這種蘆笛的聲音，此時雖然天色陰沉如墨，可是天還沒黑，這座十二連環場防守得和鐵筒相似，除了已入十二連環場的淮陽派西嶽兩派人，那會再有別人僥入，可是這種情形，所有在場的人，那會不驚異，尤其是天南逸叟武維揚和內三堂香主更是驚慌萬狀，連這位少林僧慈慧禪師也覺出這蘆笛的聲音怪異！手底下未免略形遲慢，萬柳堂也看出這十二連環場中恐怕禍變不測，就要在瞬息之間，雖然在這種強敵之下，心神不敢散，可是兩派赴會的人，生死所關，焉能不動心，兩下的招術未免全有些精力不能一貫，動手有這種情形，是深犯武林的大忌，兩下裏正盤旋到場子偏西一帶，少林僧慈慧禪師的方便鐮疾於要在萬柳堂的劍下取勝，竟施展開連環九宮鏢，這柄方便鏢忽然一變式，身軀往下一撤，單臂拖鏢尾，往外一探臂，鏢身托得水平，往萬柳堂的小腹上便點。萬柳堂用「倒栽垂楊」式，劍光向下，往右一攔，用劍鋒找他的鏢頭。這少林僧益然左脚往前一上步，左掌已把鏢身拖住，右手往外一推，右腳也跟着換出去，月牙刃子向萬柳堂

的咽喉搖去。萬柳堂身軀往左一斜，一甩右肩，地煞潛龍劍倒着往上一提，用「裏裏外靠」的式子，往外一擺，用劍鋒削他的右邊的月牙刃子，少林僧這九宮鏢是連環運用，沒容萬柳堂的寶劍往月牙上掛，左手擎鏢桿這邊，往下一帶，右把撤回，鏢身反從他自己的左胯下翻起來，往萬柳堂的右肋戳去。這種式子連環施展，絕不容毫髮的遲延。萬柳堂往後一撒步，左足往起一提，左才的劍訣往自己的身後一展，右手的劍往外一抖，「白鶴亮翅」式，劍鋒往少林僧的鏢桿上削去，反截少林僧的手指。慈慧禪師這九宮鏢是連環九式，那一招那一式全含着五行生剋之理，招術雖只元式，可是相因相生，因勢變化，這九式好似同時發作一樣，絲毫沒有停留，一式跟一式的演變，萬柳堂的劍到，他耗左掌順着鏢桿往回下一縮，仍然是單臂舉鏢，一震腕子，反向劍身上震去，這一招用的非常迅捷神速，只要是跟萬柳堂的劍一崩上，萬柳堂的劍非出手不可。萬柳堂早已提防到他，方便鏢的招術不同凡俗，撒劍是來不及，可是右掌已經用上全力，破出這柄地煞潛龍劍毀在他手內，也要跟他拚這一招，左招的劍訣往下一撇，雙指按在自己左胯下。唯獨這種劍術，雖然劍是在右手，左手拈着劍訣，可是劍手身形全仗着劍訣領路，身軀隨着往右一擰，劍可是在上面探着，這種地方用筆墨形容是非常慢，在動

手時疾如電光石火，一瞥即逝，萬柳堂在劍訣一換，掌中的劍式也變了，劍撇不回來，腕子一動，劍身一顫，「噓」的一聲，寶劍的前半部已和方便鏢桿搭上。可是萬柳堂絕不容他力用足了，暗中把他往上崩的力量已給卸了，地煞潛龍劍只這一顫動之間，已點到他鏢桿的右側，腕子用力往回一帶，五雲捧日式，隨着他的鏢桿上寶劍滑出去，「哈哪」的一聲，這種金鐵相觸一溜火花，寶劍和鏢頭上一搭，滑了出來。可是這一來兩下裏各自往後一縱，撤身退開，各自看自己的兵刃，萬柳堂一看地煞潛龍劍時，劍身依然顫動着，那種龍吟的聲音尙還未消逝。

慈慧禪師撤身退去時，可是絕不帶出一點神色來，往回一帶方便鏢，用左手一接鏢身，往自己的身前斜着一橫，右手打着問訊，暗中已經看到方便鏢的鏢頭，已被地煞潛龍劍滑了一道溝，鏢環被削斷了一個，幸而還未脫落，鏢頭的刀子也被傷了數分，這種地方少林僧仍然想不露聲色，不能在這種兵刃上就認敗服輸，右手一打開訊，說聲：「萬堡主，你的劍術高明，這口地煞潛龍劍實是寶刃，不過三十六路天罡劍，才奪了一鱗半爪，未盡所長，老衲還要忝顏領教，索性請萬堡主成全老衲的心願。」這聲話一出口，萬柳堂聽出他有不屈之意，竟是因爲自己是口寶刃，總然敗了，不算他敗在功夫。

上，自己在奮怒下要換平常的寶劍和他再決雌雄。

這時那活報應上官雲彤却走了過來，向少林僧慈慧禪師道：「老禪師你這佛心的舉動，也太謙過甚了，萬壘主既是不願意和你一同赴極樂世界，一個佛門弟子，得罷手時且罷手，能容人處且容人，何必這麼一口咬定，非和他一分生死不可，我上官雲彤就有這種毛病，把渡脫他的心渡脫我吧，我甘心作替死鬼，你這方便鏢上有什麼絕妙的招術，自管搬出來，我這窮酸還要領你幾招。」

少林僧慈慧禪師口念「阿彌陀佛」。狠聲向上官雲彤道：「上官施主，你來到淨業山莊，實在是成心攪擾，老衲雖是佛門中人，也容不得你了，我叫你逃出方便鏢下，我就蓄髮還俗。」慈慧禪師這種話可說得十分厲害，僧門中出家不許還家，那時只要一身入佛門，不論他從前有多大的罪惡，到可以一筆勾消，他一身皈依到佛祖座下，算是他這個人懺悔了一生的作惡，所以國法雖嚴，沒有殺僧人的刀，但是遣出家人也一樣有不法人，他要是罪大惡極，難道國法就沒法處治他麼？也一樣能夠懲治他。不過在處決他之前，必須先把他的頭髮留起來，所以僧人最厲害的立誓「蓄髮還俗」四字，輕意不敢出口。今日慈慧禪師真是怒到極處，所以才說出這種話來，預備着他同歸于盡，上官雲彤哈哈

一笑，向少林僧慈慧禪師道：「老禪師你言重了，和我這窮酸也值得動這樣無名火麼。」說到這搖頭向續命神醫萬柳堂道：「萬老師，你聽見了，我還替死鬼，非應劫不可了，你請退後，這裏沒有你的事了。」說到這把他手中的旱煙袋往鞋底子上一磕，烟袋嘴子又遞到口中，把裏面的餘煙吹出去，向慈慧禪師道：「老禪師怎麼樣？我這窮酸情願奉陪。」

少林僧慈慧禪師厲聲說道：「上官雲彤，你少和老衲賣弄你的舌劍唇槍，出家人是不慣作口舌之爭，老衲是要見識你子母離魂圈，你亮兵器，老衲和你會鬪幾何。」上官雲彤依然是嘻嘻冷笑着，向慈慧禪師道：「我上官雲彤有個毛病，我最怕人家估我的家，我壓箱子底的東西，我得情願意抖落時，我才搬出來呢，你這麼強買強賣，我反動了疑心，我那兩件傢伙就是拿出來，也是白搭，何況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作主，老禪師你怎麼這麼不近人情，反正我這窮酸沒想活着，任憑你怎麼料理我，我上官雲彤不怕你笑話，早晚是毀在你手中，不過差一時不生，差一時不死，我自己算計着還沒到時候，你看見了麼。」說着把那旱煙袋一揚道：「就憑這個傢伙，要和你遭風震少林的方便鏢走上幾招，你還不要藐視我窮酸這把傢伙，動上手也許是我應劫，也許是你應響，那可保不一定。」

少林僧慈慧禪師，此時已惱怒十分忍無可忍。把方便鐺一擺，厲聲說道：「上官雲彤，你太以藐視老衲。你不亮離魂子母圈，也過嫌狂妄了，老衲要以這柄方便鐺領教你三合。」上官雲彤嘻嘻的一聲冷笑道：「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好！咱們就較量三合。」這兩下裏已經到了蓄勢待發的時候，忽然後面一聲輕叱道：「老禪師請你先忍耐一時，我有話和上官雲彤講。」少林僧一回頭，見正是龍頭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已經怒沖沖過來，慈慧禪師向武幫主說道：「今日的事，老衲有些不近人情，我要越俎代庖，我不和上官雲彤分出生死來，我決不甘心，請武幫主你不要多管。」

天南逸叟武維揚道：「老禪師暫息雷霆之怒，容我武維揚，和這位上官老師，講幾句話，入我十連環場來，我武維揚全以客人相待，沒敢少存輕視之心，如今這位上官老師，實在辱我太甚，請老禪師忍耐一時。」武維揚說到這，轉身來却向上官雲彤道：「上官老師，我武維揚雖是江湖無名小卒，但是自掌鳳尾幫以來，東身自愛，對於江湖上同道，武林中朋友，我全是以十二分禮貌敬重之。這次淨業山莊，羣雄會所有來的朋友，我武維揚自問沒有失禮之處，上官老師你來到我淨業山莊，我既重你武林中的威名，更因為你看得起我武維揚，以你成名的俠義道，肯到我們這烏合之衆的地方，

尤其使我武維揚面上增光。上官老師你從到這，自我武維揚以下，全震於上官老師的威名，沒有不敬重你的。可是上官老師，你屢次這麼藐視我鳳尾幫，未免欺人太甚了，少林僧慈慧禪師，以他的身份，名望，和你上官老師印證印證武功，決不是辱沒你吧？可是你以為你一對離魂子母圈，是武林中絕無僅有的利器，不屑於用你那對兵刃，使我們淨業山莊。一開眼界，上官老師你也把江湖道中人，看得一錢不值了，你用掌中這桿旱煙袋，竟敢會鬥少林禪師的方便鏢，也過癡狂妄了，我武維揚身為淨業山莊主人，老禪師是我這裏的貴客，我不能容上官老師這樣猖狂，你既然用這種兵刃藐視江湖道中人，我武維揚只好先領教領教你，上官老師這是你自己甘心願意，我這裏還有一條兵刃，上官老師你可敢接我三招。」

武維揚說到這裏，一撩長衫竟亮出一條奇形兵刃，安心想把這名震武林的活報應毀在淨業山莊，活報應才要以三十六路打穴，會鬥金龍鞭。

天南逸叟武維揚這條軟兵刃，是圍在腰間，這時往外一抖，金光閃爍，足有五尺長，有核桃粗細，一邊是龍頭，一邊是龍尾，這條鞭完全用金絲打造，非常的巧妙，鞭身不僅是金光燦爛，並且鱗甲

宛然。這條金龍鞭往外一亮，龍頭往地上一搭，右手握龍尾，向上官雲彤道：「上官老師，武雞揚要以這點不值一顧的招術，和你領教領教。」

上官雲彤冷笑一聲道：「我這法子真是不錯，拋磚引玉，居然把武幫主你這條金龍鞭勾引出來，真算我這窮酸的福命不薄，臨到收緣結果的日子，居然讓我大開眼界，你看少林老禪師那把方便鐮，不過是傢伙稍重點，叫人看着心驚，可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因為那種兵刃本怕是一個化小緣的和尚，他也能扛他一桿出來，好作化緣的幌子。沒有什麼稀奇，武幫主你這條兵刃，慢說我上官雲彤，沒開過這個眼，大約是在場的人，見過這把傢伙的，也沒有一位吧？不是我上官雲彤勢利眼，倒是什麼人使喚什麼傢伙，武幫主你身為鳳尾幫的領袖，為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亮出這條金龍鞭來，更能顯得出來你八面威風，我這窮酸，只好捨命陪君子了，這回死活我認命了。武幫主請你自管亮招，有什麼高招請施展出來，我這窮酸也開開眼界，總算叫我死得其所了。」說到這把他的旱烟袋裝烟的荷包往腰中一掖，把旱烟袋往胸前微舉，說了聲：「武幫主，你不要客氣，儘管撒招。」天南地北武雞揚答了聲：「好吧！我恭敬不如從命，上官雲彤，你也嘗嘗武雞揚手底下什麼滋味！」說到這左手往

金龍鞭的鞭身上橫掌用虎口一托，往下一殺腰，猛然往上一抖雙臂，右手握金龍鞭的龍尾，已然把金龍鞭掄起，鞭頭從他自己的左首掄起來，往他身形的右首一落，跟着往前一震腕子，這條金龍鞭直抖出去，人隨鞭進，已飛縱到上官雲形的面前，相隔還有六尺，武維揚的左脚尖一點地，金龍鞭已經直奔上官雲形的胸頭點到，天南逸叟武維揚一身絕頂的功夫，身形招術全有極深的鍛鍊，這條兵刃抖出去，只要被龍頭點上，休想再逃出活命去。

上官雲形見他金龍鞭到，喝聲：「來的好」。這桿旱烟袋往下一沉，「猛虎伏椿」式往右首一殺腰，旱烟袋的大銅鍋兒，已向金龍鞭上砸去。天南逸叟武維揚的手底下是真快，金龍鞭抖出去，眼看着要被他的旱烟銅鍋兒掙上，趕緊的腕子往下一帶，用左手往自己的金龍鞭上一接，金龍鞭往下一沉，腕子往回下一震，金龍鞭從自己右跨旁往身後甩去，金龍鞭復返的翻過來，「飢鷹搏兔」式，往上官雲形的頭頂上砸來，上官雲形口中喊了聲：「好厲害的傢伙。」左脚往外一滑，並不用旱烟袋來接他的金龍鞭。一個「怪蟒翻身」。身軀是隨着由右而左，一個盤旋，反向天南逸叟武維揚的身前欺來，這桿旱烟袋的大銅鍋兒竟向天南逸叟武維揚的右臂上「肩甲穴」便打，武維揚金龍鞭連走了兩個

空招，上官雲形突然襲到面前，更認出上官雲形是施展三十六路打穴法，自己那敢遲延，左腳往外一滑，身形往左一撤，金龍鞭往回下一帶，一個「潑風盤打」，這條金龍鞭挾着勁風，向上官雲形攔腰捲來。上官雲形口中「噯」一聲，却吆喝道：「窮酸這可要完」眼看着金龍鞭已捲上右肋，上官雲形這桿大旱烟袋猛然往起一抖，身軀也隨着拔了起來，往起縱得這麼輕靈巧妙，他身上所穿的那件兩截的長衫，被風捲得隨着飛揚起來，往下一落，腳點實地，天南逸叟武維揚揉身疾進，金龍鞭一個盤打，勢子非常疾，鞭風直奔上官雲形的下盤掃來，這種招術運用得實在太疾，任憑你多快的身手，也不易躲避。可是上官雲形這桿旱烟袋不下於他成名的離魂子母圈，他這桿旱烟袋可以當點血脈用，能打三十六處大穴，更可作短劍用，實有驚人的功夫，這時身軀往下一落，左脚才一點地，武維揚的金龍鞭已到，上官雲形猛然右腳往下一落，腳尖點地，左背往上一揚，左掌往上一穿，上半身往右一傾，右手的旱烟袋往下掃去，這是「金雕展翅」的式子，旱烟袋正接他的金龍鞭，往上一盪，把金龍鞭給他盪開。上官雲形此時也不肯再容情，猛然往右一斜身，這桿旱烟袋又從自己的身前盪出，奔武維揚的「雲台穴」便點，武維揚竟沒想到上官雲形的這奇怪兵刃，會有這麼大的威力，上官雲形的招術

也是十分迅捷，武維揚忙就着腰身甩開的力量，從右一轉身，脚下用蓮枝步法，掌中的金龍鞭已換了式子，握龍頭，甩鞭尾，這一個轉身，退出兩步去，斜着這條鞭從上往下向上官雲形的旱烟袋蘆來，上官雲形喝聲：「好！」他對付這種兵刃，從一搭上手，完全是欺身進步，任憑武維揚多險的招術，他是見招打招，見式破式，一招一式不肯放鬆，穿着這件兩節的破長衫，和這條金龍鞭盤旋進退，忽前忽後，行左就右，這桿旱烟袋，伺隙進招，身形快，招術疾，已見出上官雲形果然是絕頂的功夫，盛名之下無虛士，他這種動手的情形，是手底下不閑着，口中還是不閑着，武維揚這條金龍鞭，實不是可以輕視的，稍一失神，就可以喪命在他的鞭上。上官雲形動手的情形，形同兒戲，不時的加上了兩句輕屑語，引逗着武維揚越發的憤怒十分，手底下的招術，越發的很快勁疾，這條金龍鞭施展開，有十二路的打法，分上中下三盤，有七十二式，一招一式全和平常的鞭法不同，上官雲形是深識此鞭的厲害，這種金龍鞭，不能叫他把式子十足的展開，你只要一叫他得了上風，把門戶封着，休想再進招，這種鞭式撒開，左右前後，一丈內欺不進身去，所以上官雲形用這種短器械，只有用進手的招術施展輕靈的步法，巧快的身形，點崩砸壓，封閉截擋，輕靈巧快，變化神速，那一招出去，全是奔武

維揚的穴道。所有武場的人，看他這兩入動手的情形，真是有些駭目驚心，全認爲上官雲形恐怕不是武維揚的對手，這條金龍鞭上下翻飛，上官雲形好像被他金龍鞭裹着，不能撤身。可是武維揚自己心裏明白，此人莫怪那麼狂妄，他這桿旱烟袋上，實非平常的身手所能對付，自己今天若敗在他的這種兵器之下，實無面目再見江湖的同道。

這時兩下已換了十餘招，武維揚見自己的身形，反被他逼住，上官雲形這邊動着手，一邊的招呼道：「武幫主，可以算了吧，金龍鞭實在高明，我上官雲形認取服輸，怎麼樣？留着我還窮酸的命，叫大和尚接引我，叫我也歷數癘劫。」他口中這麼招呼着，武維揚的鞭招術越發的快了，金龍鞭帶得一片風聲。聽到上官雲形這種話，厲聲說道：「不用盡發狂言，我渡脫你也是一樣，再接三招。」這話聲一落中，武維揚掌中的金龍鞭，一個「老樹盤根」式，金龍鞭塌着地皮上，猛然一個盤打，上官雲形微往上一聳身，金龍鞭從脚下掃過去，武維揚一斜身，腳下一點，已飛縱出去，上官雲形喝聲說道：「幫主不要走，我要接你三招。」武維揚這一縱身閃避，正是爲亮開式，上官雲形跟蹤趕到，武維揚右手，拾金龍鞭，平斜着身軀，鞭頭塌着地，上官雲形離着還有三步，武維揚猛然一反身，說了

聲：「接招」！他可用的是「玉蟒倒翻身」。身軀原本是面南背北，他是斜身側步。臉半衝着西，左脚在前，右脚在後探着，這種式子又叫「跨虎登山」，金龍鞭原本是倒拖着，猛然向右脚往前一提，右手往前一抖，由西往北一擰身，身軀斜轉過來，金龍鞭抖起，從自己左肩頭翻上來，右臂猛然往外一甩，往上官雲形的頂樑砸來，武維揚這是用撒手的招式，金龍鞭中「雲龍三現」的第一式，鞭身下來得十分的快，可是這第一勢絕不會傷着上官雲形，向頭頂砸下來。易於躲閃，上官雲形身軀到，武維揚的金龍鞭也到，上官雲形的大旱烟袋，容鞭頭已離頂樑數寸，從上一個撥雲見日式，用烟袋鍋撐金龍鞭的鞭頭，可是武維揚這種鞭術狡詐十分，上官雲形往外一封，他沒容上官雲形的旱烟袋搭上，猛然往回一帶腕子，金龍鞭猛撤回去，一吞一吐，毒蛇吐信，這條金龍鞭又復從武維揚的右首翻回來，鞭頭是直奔上官雲形的小腹，上官雲形口中喝了個：「好」字，他不用他的旱烟袋來接他的金龍鞭，左脚稍往左，向前一上步，他換進一步去，金龍鞭的鞭頭已擦着他的右肋過去。他這一上步，猛然右脚尖滑着地，從右往左，一個盤旋，身軀已猛轉過去，右脚反到了前面，這一來欺進兩步去，這種身手非常疾，右掌中這桿旱烟袋，隨着身勢倏轉過去，已然打出去。銅煙袋鍋直奔天南逸叟武維揚的

左肩井穴，這一招用的非常巧妙，也正是上官雲彤認出武維揚金龍鞭的絕招，安心給他點顏色看，故意的破壞他的招術，不容他連環施展，他這一「雲龍現爪」的金龍鞭招術一撤出來，三招九勢，能打前後左右上下遠近，任憑你多快的身形，你沒有過人的本領，就不易逃開，可是今日武維揚算遇上勁敵，活報應上官雲彤，手底下的這點功夫真够利害的，奔「肩井穴」打到，只要被他旱烟袋鍋點上，準得栽在當場，別打算再走開。他這種打穴，非常重，武維揚也是一個成名的人物，那會不識得利害，往左一沉肩，用右肩頭，躲上官雲彤這一式，凡是武功到了精湛地步的，全是身手相應，六合如一，上面躲避着上官雲彤這一招，手中的金龍鞭已然變化了式子，隨着左肩頭往下一沉的功夫，金龍鞭一帶回來，左脚往左往後一滑，武維揚是打算用鞭翻身，施展「烏龍捲尾」，那知他的金龍鞭還要翻轉過來，上官雲彤口中噁了聲：「還有一下哩！」掌中的旱烟袋往下一翻，用陰把往外一展，「金鷄抖翎」正奔武維揚背後的「氣俞穴」點去。

武維揚的身手輕靈，上官雲彤的招術巧快，這兩下裏棋逢對手，將遇良材，武維揚招術沒變成。背後已漏了空，尤其是可恨的這上官雲彤，只要往外撒招，他必要喝喊出來，無形中含着輕視之意。

此時武維揚把往後盤旋的式子，猛然往回下一收，左手握金龍鞭的鞭身，右手猛然一帶，一甩金龍鞭的鞭尾，半斜着身子，往自己的身後掃去。

上官雲形的旱煙袋正到，兩下裏已然搭在一處，上官雲形猛然喝了聲：「好招術，打！」這桿旱煙袋往下一沉，盪開龍尾往上翻起，向武維揚的面上便點，武維揚的身形並沒轉過來，他這種式子是身軀依然背着，不過右肩是稍往後斜着，偏着頭，來拆上官雲形的招術，此時上官雲形變招打到，武維揚的頭往回下一帶握金龍鞭的右掌，已然撒開，左手握鞭身，猛然往左一帶，仍然倒甩金龍鞭，「烏龍捲尾」式反向上官雲形的中盤打來，這一式用的非常神妙，兵刃到，他的身軀才轉過來，上官雲形竟自又喝了聲：「好招！」身隨聲起，一個「旱地拔葱」，竄起來有一丈五六，一個「雲裏翻身」式，往武維揚的停身處丈餘外落去，可是頭上脚下，倒栽下去的。身形起的快，落的快，武維揚這次金龍鞭用的十足力量，倒捲過來，仍然被上官雲形走脫，十分憤怒，鞭式收回，武維揚猛然腳下一點地，騰身越起，手中的金龍鞭已換過勢來，脚下往地上一落，握鞭尾，甩鞭頭，這時上官雲形身軀已離地五六尺，一個「雲裏翻身」把身形變換過來，仍然是險向着武維揚這邊往下落去，武維揚掌中的

金龍鞭也在同時抖出來：「烏龍出洞」式，奔上官雲形的胸前點到。這一次武維揚追的疾，招術也發的快，任憑何人也認爲難逃他這金龍鞭下，可是上官雲形在身軀將要腳踏實地，武維揚的金龍鞭到，金龍鞭的龍頭業已沾到衣裳，上官雲形猛然這桿旱烟袋往後一甩，身軀向後仰天，就在這往後一揚的時候，左腳也腳踏實地，上官雲形竟施展了平生的絕技，仰面朝天躡下去，可是他這左腳往下一點地，已然用上了力，只憑着這左足之力，支撐全身，用「細胸巧翻雲」，「寒雞獻爪」右腳竟往他金龍鞭身上崩去。這一手任憑天南地北武維揚怎麼樣高明，他也萬想不到上官雲形有這種出人意外的絕技，金龍鞭竟被他踢上，鞭身飛起，還算武維揚手底下有工夫，金龍鞭並沒出手，可是上官雲形已經用他右手的旱烟袋一點地，一個翻身，騰身躍起，可退出五六尺去。武維揚把金龍鞭往回上一收勢，鞭頭甩在地上，向上雲形說官聲：「你這手底下實在高明，我武維揚還想領教你這離魂子母圈。」

第一三九章 殺孽難消離魂圈惡戰方便鏢

上官雲形已經轉身來，冷笑一聲向武維揚道：「武當主，何必向我死纏不休，我有一點微物算作

酬勞。」他說這話時，正是看到陰雲沉合的天空中，從外面飛進來三頭信鴿，武維揚發話時，這三頭信鴿已飛進淨業山莊，不過武維揚是背着身子，毫未覺察。上官雲形這個主兒，精明到十分，他無論什麼時候，也能够照應八方，隄防十面，他早看見這三頭信鴿，飛了進來，所以說出這種話來。他這一算作酬勞一四個字出口，武維揚也聽到頭上有振羽之聲，這是他常聽見到的所用的信鴿，他心中正在另有着急的事，心中一動，才一抬頭，這時因為天空的陰雲過低，雷聲隱隱，電光也在閃着，一陣陣的山風吹得樹葉子亂飛，這種信鴿不能飛得太高，上官雲形就在這時，猛一揚左手，天空中兩隻信鴿飛翼翻騰墜落下來，上官雲形微微一笑道：「武幫主，我這窮酸够大方吧！足够幫主你下酒的了。」這時武維揚憤怒十分，只是不好翻臉，可是這兩頭鴿子身上全帶着東西，每一個鴿子背上駝着一隻竹管，一隻是白色，一隻是深綠色，武維揚此時心中頗有些張惶，不過故示鎮定，怕叫人看出神色有異來。

這時青鸞堂香主天罡手閔習，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筮，已經不等幫主吩咐，聳身過來，把兩頭信鴿拾去。這兩位香主也不同抱月迴廊，直奔後面如飛而去，這種情形，在淮陽派眼光看來，已知

鳳尾幫定然又有重大事故發生，像內三堂兩位香主這種身份，事情要不是那麼緊急，當着外人，決不能那麼失禮，淨業山莊武場，執役的幫匪全在一旁伺候，只吩咐一聲，就可以把這兩頭死鴿子拿走，何至於這麼慌張失措，落在外人眼內呢，那位少林僧慈慧禪師，他是深知鳳尾幫的一切，不容武維揚答話，他竟轉了過來，向武幫主說道：「老衲已讓了一陣，現在請幫主你暫時後退，我來和這狂妄之徒，較量三合。」少林僧這一口出不遜之言，激怒活報騰上官雲彤，他一對離魂子母圈力鬥三雄。武維揚心裏懸念着另一件事，正好借此下台，把金龍鞭往腰間一圍，恨聲說道：「上官雲彤，我武維揚和你的事，不能就此算完，少時我還要向你一分皂白，現在老禪師要和你較量武功，恕我不陪。」武維揚轉身退了下來，向旁邊站立着的沈阿英，沈阿雄兩個孩子招呼，這兩人連忙來到幫主的身旁，伺候着，武維揚向他倆人耳邊低聲的囑咐了兩聲，這兩個小弟兄，總是年紀小，不能擔當事，聽了龍頭幫主的話，答了聲：可是兩人的臉色全有些變顏變色，轉身如飛而去，這種情形分明是事情緊急到十分，他這十二連環場中的，淮陽派，西嶽派，雖然知道的不詳細，可是從夜來的情形看出，分明是有生心內叛，禍生肘腋的情形，按現在的形勢看來，俠尼慈雲庵主，決不是過慮了，鷹爪王和一班同門

師友，已在十分注意着，天南逸叟武維揚的舉動。

這時上官雲彤已經向少林僧慈慧禪師答話道：「老禪師，你對我這窮酸決不肯放手了，也好，咱們也該早做了斷，你看淨業山莊這種情形，叫人多不高興，愁雲慘霧，佈滿了山莊，我看到那裏，心裏全不痛快，早晨這頓酒席，吃在肚內，實不好消化，我本想若，好歹的再搬武幫主一頓，只是我拚命折騰了半日，就是騰不出地方來，這裏再呆下去，我就要還席了，老禪師，你早點把我打發了，倒是一份功德，我打算好了，今天我能活下去，我也立時立刻離開淨業山莊，我要是活不過去，這裏任憑他天翻地覆，我就撒手不管了，老禪師，你這條方便鐺，定要和我窮酸兩隻破鐵圈子比劃比劃，老禪師，你就請撒招吧，我豁出這條窮命不要了，陪你走個三招兩式的。」可是他說這話時，他手中的旱烟袋，仍然沒有放下，依然在他手中拿着，少林僧慈慧禪師雖是被他催着動手，但是他的離魂子母圈不亮出來，自己那背就那麼小家氣，上官雲彤就那麼慢吞吞的把他手中的這桿旱烟袋，往籃袋荷包裏一插，把繩兜挽起，一擦兩截長衫，往腰中掖着，可是嘴裏不闲着，向慈慧禪師道：「身為武林正宗的少林僧，怎麼這麼不懂面子，我請你發招動手，你竟自和我窮酸怔着，難道你和我一樣遭報的時

限沒到，還等着時候嗎？」少林僧慈慧禪師怒喝道：「上官雲彤，你滿口胡言，老衲是按禮節的，淨業山莊要叫你這狂夫死的瞑目，你不亮出離魂子母圖來，想叫老衲動手，在江湖的習憤裏，我先讓你一步。老衲還不上你這個當，就是讓你無面目再出這淨業山莊，羞見武林同道，想要尋死，老衲也不便成全你，我要見試見試你這江湖成名的利器。」慈慧禪師話還未落聲，上官雲彤一聽狂笑，這次他的笑聲頗為刺耳，好像子夜鼻鳴，笑聲甫出，竟向地上唾了口道：「和尚你太把我上官老師看輕了，誰要誰的命，這時還不能保準，比劃下來看，離魂子母圖你未必準成，告訴你，我方才所說不過和人取笑，我上官雲彤，要是沒有對敷你們這班人的本領，我就不敢往十二連環塢淨業山莊丟人現眼了。只憑我上官雲彤這一雙肉掌，你全未必準成，用離魂子母圖來較量，你這釋化小緣的方便鏟，恐怕也未必是對手，不信你試試看，動上手，你就明白了，和尚，這是你的造化，你開開眼吧？」

少林僧慈慧禪師聽上官雲彤口角越發輕薄，并且竟管自己直呼和尚，可惡已極，嘩嘩嘩把方便鏟一擺，怒叱一聲：「狂夫辱我，老衲可要度脫你了，」身形一縱，已到了上官雲彤的面前，這釋方便鏟擡頭蓋頂砸下來，這種式子兇猛異常，上官雲彤此時右手尚在長衫低襟下藏着，不知他是摸素烟袋

是做什麼？少林僧來勢甚急，方便鏢猛然碰到，上官雲彤口中說一聲：「這還像個少林僧」人隨身走，身軀翩然往左往右，一個盤旋，他那兩截的長衫隨着他盤旋，全飛揚起來，就在一轉身間，見上官雲彤往長衫下一探，猛然雙手一張，兩手中，噹啷啷一聲響，一對離魂子母圈，已分握在雙掌內，這對兵刃每一隻是兩個鋼圈子，形如一對婦女帶的鐲子，不過圈口可大，圈身可重，第一個圈子直徑有六寸，是用十八寸長的純鋼做成，第二節略小，直徑五寸，是十五寸的鋼條圈起來，兩隻鋼環連在一起，略小的圈子手中握着，這鋼圈子有胡桃粗，稍一震動，發出一片聲音。

上官雲彤在身軀轉過來，離魂子母圈從衣衫內撒出來，左脚一點地，右足一提，這對離魂子母圈往一處一合，噹的一聲，子母圈碰在一處，這種聲音，比鏢聲並不小，尾音還長，這時他右手的離魂子母圈往上一舉，左手的子母圈往胸前一橫。

少林僧慈慧禪師雖說是多經多見，武功上有絕好的根基，可是自己猛然襲過來動手，依然是上了他的當，總算上官雲彤改亮兵刃，自己先動了手。他並不是真用赤手空拳，來和自己較量，偏讓自己先輸他一步，這才動手。少林僧羞惱之下，更因自己也是頭一次見到，使用這種奇形兵器的，也覺驚

心動魄，兵器利害還在其次，他這四個鋼圈子，所發出來的聲音十分利害，既足以擾亂人的性靈，更給他這對兵器上，加上十分的威力，這時少林僧已決定和他一拼生死，遂把方便鏢的後把用左手一帶，右脚一上步，左手的前把橫着往左一推，半轉身向上官雲形的左脇翻來。

上官雲形此時是蓄勢以待。子母圈已然看着門戶，少林僧的方便鏢一到，上官雲形的右脚往下一落，身軀往前一傾，右脚尖點地，左脚尖一撒，他這對離魂子母圈右手的往上一甩，左手的也同時跟着掄起，雙圈自己一碰，從他自己的頭頂上向左翻來，往少林僧的方便鏢上砸到。這種兵器正是方便鏢的對頭，一照面，離魂子母圈硬接硬架，硬殺硬砸，動上手是毫不留神，慈慧禪師可不敢稍有疏忽，見他雙圈一到，鏢頭往地下一沉，卸他雙圈的力量，跟着右脚往後一滑，雙手一帶方便鏢，身軀從右往後一轉，身軀如同風車一般的快，方便鏢也隨着他轉身之式，鏢頭倒甩過來，帶着一股勁風，反向上官雲形的後膀上砸來。

上官雲形此時，把他的身形圈術施展開，左脚往左一滑地，反向少林僧的背後欺身，可是這種時候，兵器却到的快，方便鏢已砸到，上官雲形這對離魂子母圈往兩下一分，嘩嘩的一聲清脆的響、

「饑鷹震羽」式，右手的子母圈往右展出，往方便鏢的鏢頭下擦去，可是左手的離魂子母圈，在同時也往少林僧的右耳後擦去。這手「饑鷹震羽」，可和「大鵬展翼」，「白鶴亮翅」不一樣，「大鵬展翼」雙臂往開一展，不是平着，是左掌向上翻出，右掌向右切去，「白鶴亮翅」是雙掌平分，是分掌橫打，上官雲形離魂子母圈所用「饑鷹震羽」這一式，雙拳往左右一分，不是斜打，不是平打，往外一分雙臂全是往外擋，還是左右全往外發招，好厲害的手法，能叫你顧此失彼。兵刃能擊開，身軀躲不開，這對離魂子母圈，同時發，同時到，少林僧四十多年的功夫，在這種一髮之危，猝然的右臂往下沉，左脚往左一探，整個的身軀向左斜倒下去，頭上這一離魂子母圈沒掃上，可是方便鏢的鏢頭下已被子母圈擦上鏢頭向上翻去。少林僧此時是「犀牛望月」式，右手中已按着了力量，把方便鏢下半截牢牢握住。

容得方便鏢頭已被震得直立起來，猛然少林僧發出肉功真力，吐氣開聲，嘔的一聲：他的鏢頭往起一長，仍然是單掌握鏢身，在他口中一出聲時，暗中掌心一用力，方便鏢往裏一擦鏢頭，轉了一個兒，這方便鏢猛然往上官雲形的後腦海砸來。這種敗中取勝，絕處求生，也錯非少林僧有這般本領

，換在他人，也施展不出這種招術來，可是上官雲形這對離魂子母圈，是成名的兵器，招術是撒換真快，慈慧禪師這種方便鏢的絕技，不同凡俗，鏢頭已經快如閃電的砸到，上官雲形已然把雙圈往裏一合，猛然往上一抖，這回的力量也用得真足，真猛，唯獨他接這一招，連鷹爪王，和西嶽俠尼全驚得目瞪口呆，因為少林僧這一變式，他運用這方便鏢，全憑內力氣功，所以變招快，情形是沒容活報應上官雲形的離魂子母圈換招變式，他的雙圈想往起翻，必須擦過頭頂才可以把方便鏢擡出去，只是他雙圈往當中合攏時，少林僧的方便鏢已然離着頭頂還有寸許，試想任憑你怎樣快，雙圈也翻不上去，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上官雲形竟自身軀先往前一俯，猛然的左脚點地，右腳往外一探，「金鯉翻波」式，全身往上一擡，這時離魂子母圈隨着這種擡身姿式，翻上來，正好迎上他的方便鏢，「噹」一聲，雙圈震在鏢桿上，這次力量用的十足，兩下裏全不肯示弱，少林僧方便鏢被震起來，往上飛去，只是在這種情勢下，少林僧慈慧禪師已然輸在這樣離魂子母圈上。可是他悔恨之下，趁着方便鏢往起飛去，身軀藉式往外一翻，他仍然要在這已然戰敗之下，要還敬一招，趕到用左手一接鏢桿，這種地方也就是少林僧，筋骨肢沒有下過功夫的地方，這鏢桿已然完全被震熱，左手一接，掌心燙得幾

乎撒手，可是他忍着這種疼痛，左手一帶鏟桿，把鏟頭從自己左側往身後甩起，鏟勢帶得尤其是勁猛十分，脚下也隨着一轉，僧衣全被甩起來，右手依然握着鏟尾，擰身轉過來時，右脚猛然一上步，右臂往外一抖，這種力量單臂往外一探，提身把鏟送出去，這種式子在一丈內的人全走不開，施展的好厲害，上官雲形雙圈兜上方便鏟，身軀往左一翻，左脚撒回來，往地上一點，他的身軀是在「金鯉翻波」的式子上，整個的形如仰面朝天，一個大翻身，離魂子母圈也帶着往下垂下來，可是上官雲形口中雖然是那麼看不起少林僧，心裏可不敢輕視他，深知他是一個武林能手，雙圈帶着往左往下圈過來，已瞥見少林僧用左手去接鏟桿，已明白他惡念未消，不肯罷手。自己也在同時，氣負到下盤，左脚尖點地，右腿往後一個盤旋，身軀也隨着往後旋轉，他可不是只一轉身，身軀一甩過去，右脚往左邊出去一步遠，脚尖一點地，身軀依然往左翻去，又是一個轉身，這兩個盤旋，已出去六尺，少林僧的方便鏟也隨着點到，鏟頭直奔上官雲形的胸膛左肩背，橫鏟過來，任憑被他鏟頭刻着那一處，全是致命的所在，全得不死必傷！可是上官雲形這次絕不容他再閃避開，鏟頭已到，口中喝了聲：「死疆不休，咱們一塊在這埋吧！」左手的離魂子母圈沒用多大力往外一翻，雙圈一上一下，左手的兜着方便

鏟，輕輕的一裹，沒往上崩，頭裏這個圈子往裏一合，這可得用巧力，完全是手上的功夫，右手的離魂子母圈已經用了十二成的力量，猛然往方便鏟上一砸，聲音非常大，如同鐵匠用極大的鐵錘震到鑿鐵上的聲音，「轟」的一聲，星子全爆起，少林僧任憑怎樣有功夫，但是他終是血肉身軀，鏟頭要不被搭着，力量還有緩和的餘地，這一來，右手的離魂子母圈這一震上，少林僧再不撒手，右手的五指全要被震折，方便鏟嘩唧唧震落塵埃，這麼重大的兵器落在地上，激得土沙一飛揚，四處泥濘。

少林僧慈慧禪師，面如金紙，試想他那還有面目在這裏停留，一轉身，口念：「阿彌陀佛，」老衲四十年江湖道上未遇敵手，今夜敗在上官雲彤的手中，老衲要在三年之內，和上官老師你重會江湖，再領教你離魂子母圈的厲害，你我後會有期。」說到這句，雙掌一合，向上官雲彤一作禮，翻身向天南逸叟武維揚說道：「老衲此來，本想爲武幫主略盡綿薄，不想反爲鳳尾膏丟盡臉面，老衲縱然厚顏，也不能再留此地，武幫主要恕過老衲一切，十二連環場，老衲看來，武幫主也不能久戀，你我江湖道上再會，相見不遠，來日方長，老衲不忘你盛情就是了。」說着話一翻身就往外走，武維揚忙高聲說：「勝敗乃是常事，老禪師何必這麼認真，請給我武維揚瞭陣，我武維揚再會會他子母圈。」

的威力。」

少林僧已走出數步去，半偏着身子，向武淮揚一擺手道：「武幫主，老衲去志已決，不必強留，歐陽尙毅也在這時緊趕了幾步，向少林僧說道：「老師傅暫留一時，弟子尙要會會離魂子母團，老師僧何妨少留片時，弟子願意和老師共決去留。」少林僧答了聲：「不要牽纏，我要留我這三寸氣，和他好踐三年之約，事機已迫，好自爲之，將來再會。」說完這話往外縱身時，活報應上官雲彤得理不讓人的向少林僧招呼道：「和尚要走走個乾淨，何必拖泥帶水，三年之約，我還等得及，要是三十年我怕你活不了呢，化小緣的傢伙，你不拿走等什麼？」

少林僧身軀已然往外作勢縱出，聽到上官雲彤這種尖酸刻薄的話，倏然翻身，用右手一指活報中上官雲彤，喝聲：「孽障，你曉得什麼，老衲這桿方便鏟，既敗在你的離魂子母團下，我少林門戶應人，焉能和你等一般無恥，只有把他留在淨業山莊，三年內，老衲和你江湖上再會時，自有叫你另開眼界的兵器，和你重決生死，再判存亡，上官雲彤，現時任你張狂，老衲不與你一般見識，再和你相見，也就是你出生入死之時。」說完這話，不再等待上官雲彤答話，一轉身，左手一提僧袍，腳下一

點地，縱越如飛，他竟依然施展少林寺的行功，身手輕靈，那麼龐大的身軀，往花棚上一落，花棚不過微微一顫，他的身軀又復騰起，十丈多長的花棚，只起落之間，已失去他的蹤跡。

這裏天南逸叟武維揚，趕緊傳下話去，令後面立刻用信鴿傳遞竹符，水路各卡子對少林僧經過不得失禮，這裏歐陽尙毅他本和少林僧慈慧禪師有師徒之義，如今少林僧一場慘敗，無面目留在淨業山莊，自己和他有師徒之情，不過因為碍着門戶的禁戒，不敢過甚的表示出來，可是這種情況下，自己那能不爲師門一爭長短，在少林僧走後，這位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轉身來向活報應上官雲彤道：「上官老師，你這對成名的兵刃，果然是名不虛傳，我歐陽尙毅要在你離魂子母圈下領教三合。」

上官雲彤看了看歐陽尙毅，冷笑的說道：「歐陽香主，我這窮酸作出事來，不順人情，不合天理，不懂得交情，不認識朋友，我是人人而施，我是一路上道賣一路貨，絕不會錯了的，久仰你歐陽香主在江湖道中是天子第一號的好朋友，我這窮酸絕不輕看了你，身掌鳳尾幫內三堂的首座，你別跟我裝糊塗，自家的事自家明白，現在你這十二連環場大禍隱伏，你不會不知道，淮揚派，西嶽派，和你鳳尾幫沒有不共戴天之仇，沒有不共開交的事，何必弄個兩敗俱傷，玉石俱焚，同歸于盡，我這窮酸

江湖行道不下四十年，你別聽我滿口裏胡言亂語，仁義道德的事我一樣會說，一樣會辦，救人之急，成人之美的，我辦過許多，損人不利己的事，我這窮酸有生以來不肯那麼作，可是損人利己的事我也不敢作，我怕遭天報。現在你以內三堂香主的身份，我這窮酸雖窮，只憑這一對離魂子母圈，倒還有人肯聽我的話，我們何不作些與人有益，與己無傷的事，鳳尾幫淮陽派，按現在的情形，誰也沒佔着什麼上峯去，何不就此罷手，我們趕緊退出十二連環場，你們也好放手辦理，你自己的家務事，一舉兩得，我們何妨這麼了結了；不要還等待禍延眉睫，那時已是噬臍無及，悔之已晚，歐陽香主尊意如何，但憑你一言，至于你想和我這對破鐵圈子，拆個那三招兩式的，那是最現成不過，我一定奉陪，絕不會和你歐陽香主多所麻煩。」說到這眼望着歐陽尙毅，等他的回答，上官雲形說出這番話來，淮陽派一般武師們，全是十分奇怪他這個爲人，莫明他的真意？

歐陽尙毅聽了上官雲形這番話，也覺有動于中，已然聽出上官雲形絕不是故意和自己多費口舌，眼前這種情形也看出來，十二連環場恐怕就有重大的變化發生，情勢十分險惡，不過他所說的辦法，任憑他說得怎樣有理，此時和他們已如騎虎之勢，欲罷不能，慢說龍頭幫主不肯認頭，就是自己身爲

內三堂首座，淨業山莊已到了最後關頭，從自己口中露出講和的話風來，那分明是因為受外人的威脅，甘心認敗服輸的表示，自己何已對本幫壇下弟子，何況現在的情形，是非莫辨，真象莫明，十二連環場內從分水關起，已發現不少可疑的事，所以警號連連的報進來，是不是他淮陽派和西嶽老尼故意弄出來的手段，使我鳳尾幫屈服他的威脅下，誰也全知道避死求生，趨吉避凶，但是事情到這種地步，絕不能再打一二條主意，只有任憑天命，禍福榮辱，現在全不能再計較了，那好和他講和。遂向活報應上官雲形說道：「上官老師，你不必這麼當面誇講我，你把我抬端到雲裏，我不過還是一名幫匪，上官老師可惜你話說晚了，你要是在初下場子，才動手時，沒比較到三陣決最後輸贏時，你這種好心，我們不能辜負了你，無論吃着多少的委屈，也得給你上官老師個面子，認頭了結，兩家的事再作商量，只是現在你已經連鬥兩陣，離魂子母圈也抖盡了威風戰敗了少林僧慈慧禪師，你的威風完全是抖足了，在這種情況下，上官老師你也想想，我們還能聽憑了結麼？現在請你把這份好心收起，我們較量下來再談。我歐陽尙毅要領教你幾合，請你趕緊賜招，我歐陽尙毅要在你面前領教領教。」可是歐陽尙毅說這種話時，他手中沒有兵刃，扭頭向伺候練武場的幫匪一點手，把他們叫過來，歐陽尙毅

教他們到兵器架子上，取那對判官雙筆，活報應上官雲彤久聞他劍術得有絕傳，此時一見他取這種兵刃，微然一笑，明白他是用小巧的功夫，尅制自己這對離魂子母圈。使用判官雙筆平常的武師不算，只要得武術真傳的，這種兵器兼用打穴術，這對判官雙筆能打三十六穴，並且還能用重手。跟着這對判官雙筆送到，歐陽尙毅接了過來，往左手中一合，抱在左臂上，這種兵器極短，淨業山莊這對判官雙筆，還是按舊法打造，尺寸略長些了，有一尺八長，若是近時所造的兵器，不過一尺五長。他這對判官雙筆分量重，完全是純鋼打造，上官雲彤好似沒作理會，向歐陽尙毅道：「歐陽香主你的劍術已到了爐火純青挾一身絕技，如今竟又用這種兵器來和我這窮酸動手過招，我猜着如若不錯，歐陽香主，你定然用三十六的打穴術來成全我這窮酸，這也很好，那位大和尚他空發了一派狂言，仍然是言行相背，未能把我這窮酸未了之年，剩餘的歲月，替我交待了，我怎會不恨他，那還有好話打點他，歐陽香主儘管撒招，我要成全在你的手內，也算沒白來，不過我和你這種成名的人物動手，我總覺得不講好了價，不大相宜，歐陽香主，我若毀在你的手中，我活報應三字到今日今時，算是到了最後的時限，總然還留着我這三寸氣，我也就算就此了結了我一切，我活報應呢也可以就此算完，因為我已經

報應我自己，我那能再報應別人，你判官雙筆一貫去我這三個字，總不算吃虧了，可是我若是僥倖勝了歐陽香主，你又該如何？」

歐陽尙毅聽到上官雲彤的話，暗道：「你好厲害，竟用話來逼迫我，和你說有決斷的話，我歐陽尙毅還不會上你這種當，」遂說道：「上官老師，你這成名的俠義道，竟說出這種話來，也過嫌小家氣了，武林中較量功夫，若全得講起價來，那真是開武林所未有的奇聞，我們現在絕不能談到其他的事，因為有那位慈慧禪師，替我鳳尾幫幫主定下最後的方法，三陣賭輸贏，現在已到了最後一陣，我歐陽尙毅掌這天鳳堂，但是我也不能夠獨斷獨行，一切事我還得秉承幫主之命，我與上官老師較量下來，無論我鳳尾幫這方面，或是淮陽派，西嶽派兩下的門戶中，有認為不肯就此算完的，那能阻擋不教人下場子，這第三陣是較量兵刃器械，凡是拿得起兵刃的就許人家下場子較量，上官老師，你就是對我歐陽尙毅操着必勝之券，我總然敗在當場，想這麼就算完，那還由不得你我，上官老師，就請你賜招吧。」

上官雲彤笑嘻嘻說道：「歐陽香主，你到真是慷慨的英雄，坦白的俠義道，這麼說我上官雲彤倒

得和歐陽香主你各盡所學，彼此印證一下，輸贏勝負，與他們兩家的事無干，不過我有些糊塗的地方，我與你歐陽香主無仇無怨，我們這變以死命相拚，爲的是什麼呢？」歐陽尙毅道：「上官老師，你要想問這種原因，我現在無法答復你，這對判官雙筆和你的離魂子母圈較量到最後關頭，也就是答復你上官老師之時，上官老師，風雨就在眼前，趁着有限的時光，辦我們未了之事，上官老師你趕緊賜招，我們不必多費言辭了，請。」這個「請」字出口，歐陽尙毅把左脚微往上一探，雙臂一圓，右手往左手背上一搭，跟着雙筆已在兩掌中分開，右手的判官筆往胸前一橫，左手的判官筆往上一舉，過了左耳際，歐陽尙毅這一個開招，活報應上官雲形真就不敢耽擱，也隨着把這對離魂子母圈往一處一搭，向歐陽尙毅微然一拱手「鋼啣」的雙圈一錯，左手的子母圈往上甩去，右手的子母圈橫在了小腹下，左脚一提，「金鷄獨立」式，說了聲：「歐陽香主，現在用不着假慈悲，儘管發招，我這窮酸要看看你的雙筆是怎樣厲害？」說着話突然間右手的子母圈往下一落，左手的子母圈反往左往上翻出去，雙圈又是一碰，這次的聲音，尤其大，隨着子母圈相震之聲，上官雲形往左一斜身，左脚尖向左點地，身軀隨着往左一擰，斜身跨步，向左邊盤旋下來，步履輕靈，身形矯捷。歐陽尙毅在上官雲形業

已開招之下，也往左一擰身，也向左盤旋下來，沉實輕快，腳底下所走的步眼，却用「連枝步」往前只走出七步來，猛然間身形往右一擰，脚尖一點地，騰身竄了過來，已離上官雲形不及五尺，歐陽尙毅左脚往前一點，口中却噓了聲：「上官老師恕我無禮。」雙筆往外一遞，向上官雲形的右肩右太陽便點，歐陽尙毅的身形是真快，遞招也疾，上官雲形的身形尙在偏着，歐陽尙毅的話到，人到，兵器到。上官雲形猛然一甩左肩頭，反把身軀轉正了，歐陽尙毅右手的判官筆本是奔他太陽穴的，這時經他一擰身，已經點到他面門，這面門上在判官雙筆下只要點上，全是致命傷，眼看着判官雙筆離着上官雲形的面門只有數分，上官雲形猛然往後一仰頭，可是他右手的離魂子母圈已由下往上翻起來，往外撩判官筆，可是他一招分兩式，「橫架金樑」，變爲「金鷄點頭」，離魂子母圈反向歐陽尙毅香主蓋穴砸來。歐陽尙毅左手筆點空，右手筆又被他離魂子母圈這一解救，歐陽尙毅只可轉攻爲守，猛然雙筆一撒，往左一甩，身軀也隨着這判官雙筆之力往左一傾，上官雲形的子母圈，已然砸空，往下一沉的功夫，歐陽尙毅也不容上官雲形再還招，雙筆從左往右，用十足的力量，翻回來，向上官雲形就砸，上官雲形身形展動，往右一個「繞步盤旋」，離魂子母圈往一處一合，可是一聲暴響，隨着子母圈

這種震耳的聲音，他的雙圈向左橫掃過來，反往歐陽尙毅的左肋上打去。歐陽尙毅見他雙圈來勢過漸，暗暗咬牙，自己氣貫丹田，雙臂上貫足了力，這對判官雙筆從下往上兜着離魂子母圈「噹」的一聲，四支兵刃合在一處，這時子母圈竟被他的雙筆震得向上翻去。

（後事請看廿一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